

雨花

文学期刊

2019年第1期
总第799期

主 编 朱 辉
副主编 育 邦

编辑部主任
向迅
发稿编辑
向迅
韩松刚
何燕婷
李冰
任一琼
育邦
朱辉

校对
李冰
任一琼
庞羽

装帧设计
韦枫
艺术·主持
李安源

雨花 每月1日出版
刊期 月刊
创刊年 1957年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 雨花编辑部

主编 朱辉
刊号 ISSN1005-9059CN32-1069/I
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

邮编 210019
电话 025-86486043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总发行 江苏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8-29
定价 15.00元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发行代号 M4222 (北京339邮箱)

排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顺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应天大街388号)
本刊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请
向承印厂调换
广告经营许可证 3201004950034

4 短篇小说

现在几点了
[范小青]
与狗为邻/15
[荆歌]
中转站/28
[王啸峰]
李园/38
[李冰]

49 绽放

奔跑的稻田 (短篇小说)
[汤成难]
金光闪烁 (短篇小说) /58
[汤成难]
先试着写令自己满意的小说
(创作谈) /71
[汤成难]
倾诉与孤独的双重悖论——
汤成难《奔跑的稻田》《金光
闪烁》读札/73
[陈进武]
汤成难创作年表/77

80 散文现场

惠山记
[汗漫]
揭开时间的面纱/91
[李德武]
无处可逃/101
[韦金山]
海上的床榻 (外一篇) /105
[傅菲]

C O N T E N T S

115

文学评弹

叙事与抒情：贴近人物
叙述——抒情传统与汪曾祺
的小说写作

[刘艳]

关于写作的生长性及
其他——“江苏文学新秀
双月谈”朱婧、焦窈瑶专场
/122

128

于坚专栏·逝者如斯

密西西比河某处（一）
[于坚]

139

南帆专栏·村庄笔记

闽赖其安
[南帆]

本刊已被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稿件一经本刊使用，即视为作者同意被收录，并将该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和电子信息网络传播权、无线增值业务权等授权本刊使用。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费。如作者不同意作品被以上述方式使用，请在投稿时向本刊申明。本刊因人力有限，来稿一律不退，敬请作者自留底稿。欢迎投稿，稿件勿寄个人，以免延误。

电子信箱：yuhuawxqk@163.com（东北、华中片区） yuhuazg@sina.com（华东片区）

yuhuapyu@163.com（华南、西南片区） yuhualb@163.com（华北、西北片区）

法律顾问：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周连勇律师

现在几点了

范小青

老人是自己走进来的。看起来有八十多岁，甚至更老一点了，没有人搀扶，说明他的腿脚还行。

月亮湾医院是一座有规模的社区医院，像模像样，不是病人走进来就直接坐到医生面前的那种，进门那里有挂号处，大厅里有分诊的护士，有好些个科室，还有化验室、胸片室等等，甚至还专门配有一名临时的护理人员。如果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或者年纪比较大的病人，没有家属陪同的，这个临时护理人员就会上前替他们做一些事，帮他们挂号，然后护送到对应的诊室，或者帮助病人搞定化验之类的事情，等等。这在正规的医院里倒是没有的。

其实真的别以为社区医院的工作比正规医院更轻松，它也有它的难处。就拿病人来说，来这里看病的老年病人较多，有许多老人自己是说不清自己的病的，需要医生在第一时间检查和判断出他们的情况，所以对医护人员的要求也是高的。

许多人认为，社区医院的医生，工作没什么难度的，无非就是量量血压，看看喉咙，基本上都是病人告诉医生，我有什么什么病，然后病人指点医生，我要什么什么药，就行。

这也是事实。

甚至也有附近的居民，可能不是病人，没生病，也会来这里坐坐，说说自己心里的不爽，吐个槽，也算是心理门诊了。

当然，情况是复杂的，复杂的病情在社区医院也是经常出现的。

梅新是新来的医生，今天是她到这个地方上班的头一天。

她刚刚在陌生的桌椅这儿坐下来，老人就走进来了。

这是梅新到月亮湾医院工作后的第一个病人。

老人坐了下来，手臂搁在桌子上，她以为他要开始诉说自己的病情，等了一会儿，老人说了一句，现在几点？

八点半。

她回答的时候，看了老人一眼，她是有经验的，所以已经有了一点预感。

果然，老人又说，现在几点了。

这回梅新基本判断出来了，老人其实并不是在提问，或者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阿尔茨海默症。

这是大医院神经内科里的常见病，但梅新原先不是神经内科的，她在心内科，按病人的统称，就是治心脏病的。

老人又说话了。

现在几点了。

她试着转移他的思路，拿起听诊器说，我听听你的心肺。

老人配合地撩起自己的外衣。

话题果然转移了。

老人指着自己的胸口，明天我这里有闷。

她面无表情地移动着听诊器。

明天我这里有闷。

肺部有点杂音，梅新重新又听了一遍，她试图跟他沟通，问道，你哪里不舒服？

前天会不会下雨。

时间概念已经完全混淆或者丢失了，这至少是到了中期的病症了。

听诊器触到了老人衬衣口袋里的一个硬物。

梅新探看了一眼，那是一块旧式的怀表，梅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表。

老人的情绪焦虑起来，他嚷嚷着说，我的表不见了，我的表不见了。

梅新皱了皱眉头，老人嚷得她心烦意乱，但是梅新阻止不了他，她无奈地从老人口袋里取出怀表，递到老人面前。

但是老人视而不见，焦躁地说，我的表不见了。

她把表塞到老人手里，你的表在这里呢。

老人把表塞进衣袋，说，我的表不见了，我看不见时间了。

这就是从今以后她每天要面对的病人。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老人站了起来，我没有时间跟你说话了，我要回家找我的时间。

梅新扶着老人走出诊室，坐在门诊大厅负责分诊的护士小金看到梅医生陪着老人出来，就冲着外面的不知什么地方喊了起来，小英，小英子，走啦——

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应声：哎，来啦——

老人十分焦虑，不停地说，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我的时间不见了，我没有时间了。

小金跟梅新解释，她喊的是老人

家的小保姆，每天一来就到那边去打牌。小金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梅新的神态。

还好有个保姆。这样的老人，如果没有人陪护，很容易走丢的，不认得回家，是他们的常态。

那个叫小英的保姆一头冲了进来，说，现在几点了？今天怎么这么快？

老人皱着眉，十分焦虑地说，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没有时间了。

小保姆笑道，来不及我们就赶紧走。她又朝梅新笑笑说，你是新来的医生。

一老一小走了出去，小金仍然小心着说，梅医生，基本上，以后每天你都能看见他，他很准时的，每天都来。

梅新想试探一下，她说，这位老人家，你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小金说，喔，除了老年痴呆症，忘性大，其他没什么病，身体好好的。

原来大家都知道都了解，梅新放了点心。

小金又介绍说，他们家子女还是不错的，条件也蛮好，专门为他请了一个陪护的小保姆，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不过梅医生，他这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吧？平时他家子女不让他随便出来，但就是不能不让他到医院来，那样他会闹的，他还会打人呢！一开始是骂人，可是后来他骂不出来了，他好像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骂人了。

她们正说着话，小金的手机响了，小金一看来电，还没接电话就叫嚷起来，哎哎呀，我差点忘了——哎哎呀，现在几点了？明明手机上有时间，但

她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更加着急了，又说，哎呀，时间有点紧了，可能来不及了，都怪我，都怪我，今天病人好多——她一边捂紧电话，一边对梅新说，说好要去看一条柯基犬，约好九点的，现在已经——哎哟，现在已经——唉，我这个人，太没有时间观念了，人家都批评我的，这个我承认的。

挂号窗口里的小许探着头说，喔哟，狗就在对面，你急什么急？

小金说，可我这个确实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家曾经跟我说过，你对什么不上心，什么就会来报复你。

小许仍然在窗口里冲着小金笑，说，可是我听人家说，你对什么太上心，什么就会来报复你——你急什么急，就是一条狗呀，就是看看呀，急什么急。

小金说，不是一条狗的问题，我这个人，我答应人家事情，总是不能准时的——哎，小许，再有人来，你帮我分一下诊哦。一边说一边跑了出去，梅新看着她往马路对面跑，背影也是很着急的样子。

梅新回到自己的诊室，里边的长椅上已经坐了三个病人，依次排着，虽然都坐着，但是梅新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散发着的都是着急的气息。

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个面带怒气的中年男人，他正在嚷嚷，医生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跑到外面瞎聊天，浪费我们时——忽然看到梅新进来了，他顿时尴尬了，话说到一半，嘴张着，脸涨红了。

梅新没有计较他在背后说这些，她虽然心情不好，但是面对病人，还是尽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这个说坏话的人应该坐到她面前来，但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稍稍有点迟疑，排在第二的那位妇女本来就只在长椅上坐了半个屁股，好像随时要抬起来，况且她一直就是一脸焦急的样子，现在见这个男人有点犹豫，她赶紧说，让我先看吧，我马上去去什么什么什么哇啦哇啦哇啦——我时间来不及了——

脾气不好的男人又不高兴了，说，你时间来不及？就你忙？现在谁不忙？再忙也有个先来后到，不要不讲规矩。这么说着，他先前的对梅新的那一点点羞愧之情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一屁股坐到梅新面前的凳子上，仍然气呼呼的。

那个妇女抢先没抢成，还被数落了几句，当然也不高兴了，她回嘴说，我是要赶时间呀，如果不是时间紧，我才不和你抢呢，再说了，我就是量一量血压，一分钟就够了。

排在最后的那个老先生看起来是个老烟枪，一直在咳嗽，而且满脸不耐烦，抱怨说，喂，咳咳咳，你们为什么要到八点半才开门呢？我四点钟就起来了，来看个病，要等四五个钟头。

小金已经看过狗回来了，够速度的，她又送了一位老太太病人进来，听到老先生这么说，小金也不高兴了，说，噢，你可以去大医院挂急诊呀，急诊是二十四小时都开着的。

老先生生气说，我干啥要挂急诊，我又没得急病，我又不是马上要死了，咳咳，我不用急诊，我看普通门诊就可以，但是你们开门就是晚，人家大医院，七点半就开始了。

梅新想，这下小金肯定会说，那你去大医院呀。

果然不出所料，小金就是这么说的，口气呛呛的，态度很不好，梅新觉得老先生可能会发火，可是结果老先生不仅没发火，反而笑了起来，对小金说，小死丫头，你这种腔调，我告诉你爷娘，假使我在大医院碰到你这样的，我要投诉你的。

小金却没有跟他笑，朝他翻个白眼，板着脸退了出去。

那个要量血压的妇女已经性急地站了起来，站在桌子边上，说，我就量一量血压，快的，我本来没有高血压，可是前两天体检，说我高血压了，高得还蛮厉害的，上压一百六，下压一百一，量了三次，一次比一次高，吓人的，奇怪了，我怎么会高血压呢？奇怪了，我怎么可能高血压呢？我家里也没有人高血压，没有遗传的，我是吃素的，我天天走路，每天走——

排在第一的男人把凳子往前拉了一下，准备开始向梅新诉说病情，又嫌那个妇女站得离他太近，他回头对她说，外面桌子上有电子血压器，你自己去量一下吧。

那妇女说，我不要量电子的，电子的不准，我体检的时候，就是电子的，量出来会这样高，我不要。

不要拉倒。不过你别靠得这么近，

别人一点隐私也没有。这个男人喃喃咕咕，他能够说出病人隐私之类，说明也不是没有知识的，只是因为脾气不好，人就显得粗糙起来。

那妇女说，喔哟，刘老师，我尊你是老师，才不跟你计较，你不要得寸进尺，你批评学生批评惯了，我又不是你的学生。

原来他们认得。梅新想。这也正常，社区医院嘛，大多是周围的居民，低头不见抬头见。

虽然觉得被侵犯了隐私，但那个脾气不好的老师还是向梅新说出了自己的情况，我睡不着觉。

失眠？多长时间了？梅新看了看这个老师的脸色，感觉他不太像通常的失眠病人，脸色不仅不是灰暗的，反而十分红润，精神也显得旺盛。

多长时间？老师又委屈又窝火地说，我不记得多长时间了，反正我只记得，我一直在失眠，一直睡不着觉。

那个要量血压的妇女“扑哧”一声笑了，说，那就是很长时间喽，一年，三年——

老师立刻说，不止三年，绝对不止三年。

这可是最让医生头疼的问题，长期失眠，久治不愈。

老师又生起气来，不过他好像不知道该对谁生气了，他只能对失眠生气，他说，唉，什么名堂，什么东西，害得我的时间全浪费在等待上了。

等待什么？

等待睡眠他老人家。

几个病人都笑了。

那老师说，你们还笑得出来，我都要自杀了。

那妇女说，你不是心疼时间吗，你要是死了，时间就全没了——她忽然叫喊了起来，啊呀，现在几点了？啊呀呀，我不量血压了，我来不及了！

她连奔带跑地走了。

梅新从窗口朝外看，和刚才小金去看狗时一样，她的背影也是急急忙忙的。

梅新有些奇怪，不过她没有说出口，倒是那个老师，他好像知道梅医生的想法，跟她说，医生，你别相信她，她不需要量血压，她就是来混混的，她想看看周医生还来不来，从前周医生在的时候，她天天来吃回头草。

咳嗽的老人和后来进来的老太太，都“呵呵”了几声。

那老师更来劲了，说，年轻的时候，周医生追她，她自己错过了时间，到了后来，她懊悔了，反过来泡周医生，做梦了，周医生怎么会给她泡了去——不过，可惜了，周医生后来也蛮惨的，他是个认真的人，有一次他看了一个病人，脚上裂了一个小口子，很痛，周医生看看一个小口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让他回去擦擦药膏，结果人家那个口子越来越大，烂了一个大洞，骨头都露出来了，最后连脚趾头都锯掉了，周医生很懊恼，一直说，怪我，怪我，那天我约了要去看房，时间太急了，我没有仔细看，我那天时间来不及了，我要是时间来得及，不会这样粗心的。

其实真不算什么大事，人家也没

有计较他，因为开始确实就是一道小裂口，大仙也不知道后来会那样的，可是周医生自己看得太重，想不开，后来就得了抑郁症，后来更严重了，不能上班了。他指了指梅新的位子。这原来就是周医生的了。

那个咳嗽的老人又咳了起来，边咳边说，你不要瞎说，周医生是外科，这个位置不是周医生的，是顾医生的。

那老师没有理睬咳嗽老人，他还在喋喋不休，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给她泡了，说不定不会得抑郁症了。

梅新说，那个，她急着量血压，要去赶车？

赶个魂车，赶火葬场的车吧——她要买彩票。

咳嗽的老人一边咳嗽一边还忍不住插嘴说，买彩票急什么急呀，到晚上也可以买的。

那老师说，医生，你不知道她的，她强迫症，她买彩票，必须在自己规定的时间内买，十点十分，才会有好运气。

那她中过吗？

魂——十点十分，买彩票热昏。

咳嗽老人又咳了，边咳边抗议，你们是看病还是嚼蛆呀？其实刚才他自己也参与了嚼蛆。

老师说，喔哟，张阿爹你急得来，急着去上班啊？

张阿爹虽然咳得厉害，嘴巴仍然蛮凶，说，难道不上班的人，就不要时间了吗？

老师说，好了好了，不和你说时间了，人都这么老了，还时间时间

的——医生，医生你姓梅，梅医生，你给我开舒乐安定吧。

梅新点了点头，说，你除了吃安定，再试试其他办法。

老师说，我知道的，数羊，数数，想开心事，喝牛奶，喝豆浆，莲子粥，香蕉，龙眼，蜂蜜枸杞，开窗通风，梳头，棉花塞耳朵，针灸，推拿，泡脚，醋洗脚，生姜擦脚，香薰精油熏鼻子，用什么什么什么，统统都不起作用——医生，你多开点吧，我隔三差五就要来看医生，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

梅新说，开安眠药是有规定的，不能多开，你是老病人了，这个你肯定知道的。

老师说，我知道，是怕我吃安眠药自杀，是不是，是不是，医生？

梅新不会回答他的。

其实，要自杀也不一定非要吃安眠药自杀，办法多的是，河上没有盖子，楼顶没有栏杆，上吊的绳子我也买得起，农药现在虽然难买一点，但也不是买不到，割腕就算了，血淋啫啫，卖相太难看。

咳嗽老人想说话，但是一阵剧烈的咳嗽让他说不出话来，差一点闭过气去。

那个后来才进来的一声不吭的老太太撇了撇嘴说，割腕血淋啫啫卖相不好？你楼上跳下来好看？你河里淹死喝一肚子水四脚朝天你卖相好？你上吊，啫，这样啫——老太太吐出舌头。

老师笑着说，还是吃安眠药卖相好，其实就是睡着了，像天使一样

的——药不够呢，可以慢慢攒，积少成多，只要不是急着死，总有攒够的一天，攒够的那一天，时间也就停止了。

梅新不听他废话，她始终面无表情，把药方交给老师，老师拿着药方出去配药了，咳嗽的老人就挨着坐过来，说，医生，我要蛇胆川贝枇杷膏，我要蒲地蓝口服液，我要——他一边咳一边笑了起来，说，唉，久病成医，我也不要你看病，做你这样的医生太省力了。

老太太在旁边嘀咕说，你这样的，不用来麻烦医生，自己到药店拿医保卡就可以了，来医院还耽误别人的时间。

咳嗽老人说，老太，你不懂的，这是处方药，药店只肯卖一种。

咳嗽老人走后，那老太太并不走过来，她仍然坐在长椅上，手指着自己的耳朵说，医生，我这个耳朵，烂了——

梅新说，喔，你应该去五官科。

老太太说，我不看五官科，我才不看五官科，我已经看了十几家医院的五官科，治了一年多时间了，一点用也没有，我只好改内科了。

梅新哭笑不得，她想问问小金怎么回事，她朝外面看看，可是老太太说，医生，你不用问她，她什么也不懂，白痴。

一个年轻的妇女抱着个孩子进来了，梅新说，儿科在对面那个房间。

那女子笑了笑，说，不是小孩看病，是我自己看病。

老太太说，本来我耳朵是聋了，可是后来耳朵烂了，反而不聋了，听得清清楚楚，稀奇。

那女子多嘴说，老太你厉害。

老太太说，不光能听到你们说话，我还能听到那边的声音呢。

梅新心里忽然“怦”地一跳，那边？哪边？

老太太嘻开嘴笑了笑，说，医生，你不要瞎想，不是阴间那边，是时间那边。

时间那边？梅新不能理解这个意思，时间那边是哪边？

老太太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说，我听得见，时间就是一根线，我们在这边，有人在那边。

那个带孩子进来的女子说，这有什么稀奇，就是电线罢，电话线就是这样的，现在都不用线了，都是无线，信号，网络什么的。

老太太说，你不懂的，你耳朵又没有烂，你怎么会听得到。

那女子说，老太，你要是没什么大事，就别在这里说话了，现在都几点了？我动作要快一点，我看过病，要上班。

老太太对梅新说，你不要听她的，她瞎咋乎，她上什么班，她又不在单位做，自己的小铺子，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的，着什么急呀。

那女子不高兴了，说，怎么无所谓，怎么无所谓，你一个老太太，还知道要医生快点帮你看，我怎么就不能着急一点，你别管我上什么班，我上什么班，也不要浪费时间浪费在医院里。

她们都觉得自己的时间很紧，却又啰啰嗦嗦说了半天，最后又都急急忙忙地走了。

梅新对那老太太的情况有些吃不准，她出来跟小金说，那个烂耳的老太太，我让她去五官科查一下，她不愿意。

小金说，她是个聋子。

梅新说，她不聋，我说的话，她都能听见，她自己也说，她的耳聋好了。

小金说，梅医生，你上当了，她就是个聋子，百分之百的聋子。

梅新奇怪地说，那她怎么能跟我对话呢？我问的话，她都能答出来，而且，刚才有其他病人说话，她都能插嘴的。

小金说，哎哟，梅医生，你不知道啦，这里的病人，一个比一个奇葩，这个老太太，老妖怪，她看看你的神态，再看看你的嘴巴，就能猜到你们在说什么呢，厉害吧？

梅新愣了片刻，有些无语，她回自己的诊室，听到外面那个带孩子的妇女配了药，叽叽咕咕说来不及了什么的，好像赶紧要走了，却又停下来问小金，金护士，这个新来的医生，面孔板板的，干什么，很了不起吗？

小金说，大医院下来的，当然了不起。

可是，她不会笑吗？

小金口气呛呛地说，她干嘛要笑？有什么好笑的？

那女子“哦”了一声，说，我知道了，肯定是出医疗事故了，搞下来了，难怪不笑。

嘘——小金责怪女病人说，去去去，没有医疗事故，你不是很忙吗？有时间在这里废话。

确实没有医疗事故。那一天梅新和科室主任丁医生一起值夜班，晚上八点十分，她给丈夫打个电话，问他接到人没有，丈夫的手机里却传过来电视机里的声音，丈夫“咦”了一声，随口说，现在几点了？

那时候是八点十分，她跟丈夫说定的，让他八点二十到地铁出口接她的妹妹，妹妹从外地来，下火车坐地铁，她估算了一下，大约八点二十左右到达地铁出口。

时间已经八点十分了，丈夫居然还没有出门，她立刻就生气了，你怎么回事，居然还没有出门？

丈夫“呵呵”说，你不是说八点二十吗？我看着时间呢，不会错过的。

她气得说，我是说八点二十左右，万一早一点到了呢，更何况，你从家里开车过去，不用时间吗？

丈夫又“呵呵”说，不会早到的，现在一般都只会迟——

她顿时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说，算了算了，不用你去了！

挂断电话，和丁主任打个招呼，就火急火燎跑出去，开车到地铁口，结果妹妹果然比她估算的迟了二十分钟才到。她接了妹妹，把妹妹送到开会的宾馆，再返回医院。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丁主任主治的一个病人病危、抢救、死亡，等她回到医院，家属已经在嚎啕大哭了。

抢救无效，没有医疗事故，和梅

新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偏偏当时她脱离了岗位，医院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恰好需要轮派医生去社区医院支持工作，但像她这样的骨干派下去，也就是不处分的处分了。

只是事后想想，真有那么急吗？

只是接个人而已，妹妹又不是小孩子，何况妹妹从小脾气温和，就算在地铁出口处等一下，也不会生气的。

她也知道自己对于时间的想法太过顶真，太过计较，而丈夫偏偏是个典型的拖延症，磨合了二十年，也无法走得稍近一点，一个依然是时间为上，一个依然是拖延不止。

无论怎样，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梅新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喊她，梅医生，梅医生，上班了。

抬头一看，上午来过的那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又由小保姆陪着来了，直接走进诊室，小金在后面追进来说，咦，咦，你们干什么，看病不挂号不排队啊？

小保姆说，金护士，我们不看病，爷爷说表不见了。一边说一边又赶紧解释，不是我要带他来的噢，是他家里人叫我带他来的。

小金来火了，说，什么呀，什么呀，他什么情况他们不知道吗？他的话你们也信？

小保姆说，可是他闹死了，不来不行呀。

那老人说，我的表坏了。

小金说，你看看，你看看，一会儿说不见了，一会儿说坏了，有准头吗？

老人说，表坏了就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我就不知道时间了。医生，现在几点了？

小金说，你要知道时间干吗？

小保姆说，嘻嘻，他总是问几点了几点了，好像忙得不得了。

小金也无奈了，对梅新说，梅医生，你有水平的，我们都知道，你劝劝他吧，他老是要时间干什么呢？

老人重新坐到了梅新的桌子前面，跟梅新说，医生，现在几点了？我的表坏了，时间找不到了，你能不能帮我修修表。

小金说，喂，梅医生是医生，不是修表的。

老人并不知道小金在说什么，他只是对着梅新说，你帮我修修表吧，否则我看不到时间，时间就没有了。

梅新不知如何应对了，老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塞到梅新手里，说，时间在这里。

梅新低头一看，是一张发了黄的纸单，没来得及细看，小金就不耐烦地赶人了，哎哟哎哟，下午的门诊马上就开始了，外面好多病人都已经在排队挂号了，小英子，你带他走吧。

老人死死盯着梅新捏在手里的纸单，梅新不知道他要她干什么，想了一想，将它塞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老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脸色也缓和多了，由小保姆搀扶着，走了出去。

梅新正想把那个奇怪的纸单掏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就听到有人咳嗽了一声，把她惊醒了。

原来是个梦。

正如梦中的情形，下午的门诊确实马上就要开始了。诊室的长椅上已经坐了两个病人，正无声而又焦急地看着她。

社区医院的工作，就这样在梅新的时间里展开了。

一个休息日，梅新在家里整理衣物，无意中触摸到一件很久未穿的旧衣服的口袋里好像有一张纸，取出来一看，顿时惊呆了。

她想起了那天中午的那个梦，这明明是梦里的一张纸单，怎么会真的出现在口袋里？

难道那天中午没有睡觉，不是做梦？梅新赶紧给小金打电话，问她记不记得那天下午那个老人和小保姆有没有再来。

小金有些糊涂，她记不清时间，哪天？梅医生，你说的那天，是哪天呢？

梅新说，就是我上班的第一天，他上午来过，下午有没有再来？

小金说，梅医生，你上班的第一天，那是哪天呀，我有点记不清了，你别怪我，我这个人，没有时间概念的。不过，那个老人的情况我知道，一般说来，如果上午来过，下午不会再来的，他是有规律的，除非有特殊情况——

梅新赶紧问，什么算是特殊情况？

小金还是回答不出，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说，哎哟，反正，他那个病，除非人走丢了，其他也不会有什么特殊情况的，对吧，梅医生。

梅新挂了电话，把那张纸单小心地展开来一看，这是一张修理钟表的取货单，上面有钟表店的店名和地址：梅林钟表行 梅长镇梅里街十一号。

梅长镇。

怎么会是梅长镇？梅长镇是梅新的老家，她小时候在那里住过几年，后来全家搬到城里来了，前几年母亲去世以后，年老的父亲一个人回老家生活了。

梅新决定回一趟梅长镇，看看父亲。

她问父亲，记不记得梅里街上有个梅林钟表店。

父亲说，有呀，从前我们都是在那里修钟表的，镇上也只有这一家钟表店，还记得那个修表的老师傅姓林，带的徒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可是他的儿子一直不安心，不想待在小镇上修钟表，想出去，后来不知道出去没有。

梅新把取货单给父亲看，她有些疑惑，取货单留在家里，是不是当时修了钟表，忘记取回来了？

父亲没看取货单，也没有说取没取回来，他只是告诉梅新，这是家里祖传的一块怀表，时间老是走不准，修了好几次，还是有误差，那个林师傅，虽然开个钟表店，却好像不会修钟表，父亲说，最后一次送去修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不好了。

下晚，梅新离开梅长镇时，特意绕到了梅里街，正如她所猜测，梅里街已经不是原先的梅里街了，虽然门牌号还都在，但是十一号不再是钟表

店，而是梅里街居委会。

梅新问了居委会的一位办事员，办事员太年轻了，不知道从前的事情，她说，我只知道现在居委会的房子，是老房子拆了重建的，以前的老房子，是不是钟表店，那个我不知道呀。

梅新想，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不知道从前，那是正常的。

梅新正要离去，忽然听到里边有人说，咦，你好像是那个谁？

梅新朝里一看，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胸前挂着工作卡片，姓林，也是居委会的干部。大叔高兴地说，果然的，果然的，我认出你来了，你是梅老师的女儿，大女儿，我记得你叫梅新，对吧，你还有个妹妹，叫梅芸，对吧？

梅新点了点头。

那大叔说，好久没见你回来了，好像你父亲去世以后，你就没有回来过？

梅新心里一惊。

那大叔又说，梅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他教我们数学的，梅长小学，就数梅老师有水平。

梅新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按这个人的年纪，他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到老家呢。

梅新犹豫着说，你是不是记错了，你说我爸是你的小学老师，时间上好像对不起来。

大叔却安慰她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时间没关系的——从前我爸爸给人家修钟表，老是修不好，顾客不高兴，总是抱怨说修不好钟表，时

间就吃不准，我爸爸就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算没有钟表，时间也总归是在的——呵呵，他大概在给自己修不好找理由呢。

梅新不由问道，后来呢？

大叔笑了起来，说，后来，后来他就老了，再后来，他就老去了，但是时间果然还在呀。

梅新忽然意识到，这大概又是一个梦，梦是荒诞的，她应该从梦中醒来。

可是她一直没有醒来，或者，这不是在梦里。

一直到她开车从梅里镇回到家，她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上班，那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又准时来了。

他坐下来，手臂搁在梅新的桌子上，梅新以为他又要问几点了，不过这回他换了个思路，问：

你是梅医生吗？

梅新说，是的。

老人又问，你是梅医生吗？

梅新说，是的。

你是梅医生吗？

是的。

梅新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她主动伸手到老人衣袋里，拿出那块怀表，交到老人手里。

老人也开心地笑了，我的表修好了，我有时间了，你是梅医生吗？

我是。

你是梅医生吗？

我是。

梅医生，现在几点了？

金光闪烁（短篇小说）

汤成难

1

从利民桥向东，沿着人民路走到底就是仙城医院了，医院的后面是幼儿园、菜场和仙城中学，医院对面是百货大厦和人民商场。毋庸置疑，这一带是仙城最热闹的地段了，相较而言，医院显得更繁忙一些，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常在这儿进进出出。当然，仙城也有其他医院，比如洪泉医院、惠民医院，但仙城人只信仙城医院，不光仙城人信，那些周边乡镇的，邻县的，外省的人都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据说是奔着仙城医院里一个叫徐霞明的老中医，七十多岁了，祖传的偏方，治牛皮癣、癫痫、白癜风、疝气，等等。至于医术如何，谁也说不清楚，但墙上的锦旗是一天天多了起来。

外地人多了，饭店和宾馆也就多了，治病期间需要吃住，甚至病好了也不急于回去——大病初愈的兴奋总使人愿意迈开步子往热闹的地方走一走，或者索性在馆子里吃几顿丰盛的，所以，不得不承认这个叫做徐霞明的医生为仙城的经济繁荣多少是做了一些贡献的。

医院的四周零零散散挤着几家宾馆，门脸不大，但老远就能看到霓虹灯上

的字：莫秦酒店，格村宾馆，好家宾馆……乍一看名字，以为是全国连锁的，再仔细瞅瞅，才发现笔画上做了手脚。

陈素珍就在好家宾馆负责打扫卫生。

陈素珍住在仙城北边的双沟乡，前几年城市向北发展，双沟变成了郊区，庄稼地被征用了，建了工业园，但房屋没有拆迁，这就尴尬了，他们成了没有地的农民了。双沟乡的人遇到一起，从前都是谈一谈地里的事，现在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们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没了地的双沟人纷纷进城找起工作来，陈素珍也不例外，她今年五十四岁，很庆幸自己能找到这份工作。

下了利民桥，陈素珍就骑得慢些了，离上班时间还早，百货大厦顶楼的钟，时针和分针还没叠在一起。路两边栽的是梧桐，树叶的颜色已经从深绿转成微黄，花圃里的兰草也窜得很高，眼一眨就黄得如一团火似的。

陈素珍最喜欢的就是这条路，或者说，是从家到宾馆的路。路很长，骑车需要四十分钟，好几次同事劝她买辆电瓶车，她没舍得，一是骑车虽多用力气，可力气又不花钱；二来她喜欢慢慢从这条路经过，从郊区一直到市中心，树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那些卖杂货的小商贩也越来越多。她慢慢蹬着脚踏板，眼睛不时地瞟着两侧——铺在折叠床上卖断码鞋的；推着三轮车卖水果的；支着遮阳棚卖袜

子鞋垫的；喇叭里不停重复的充煤气的；以及从她身边倏忽而过的自行车铃声，都能使她产生一种踏实和温暖的感觉。

过了人民商场，就能看到好家宾馆了，鹅黄色的字怯生生地掖在墙角处，字的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闭着眼睛陈素珍都能说出来。正对着号码的下面就是玻璃门了，门侧在一边，三四个台阶拾阶而上，进得门来，一条被踩得脱了毛的毯子铺在脚下，依稀还能够看出“欢迎光临”的字样。墙角处有一对绿色沙发，人造皮的，小巧地窝着。沙发旁是一个简易佛台，供着观音像和财神爷，佛像前面是一盏仿蜡烛模样的灯，红通通的，日夜亮着。佛台再过去便是吧台了，不大，短短的一小截，但也具备了吧台的功能了。

“陈素珍，你来啦。”吧台后面的王小玉突然喊道，她比陈素珍小三十多岁，年底才满二十。王小玉胖胖的，笑起来左脸颊一个深深的酒窝，像是被指头摁下去的皮球一时没弹出来。算上老板夫妇好家宾馆一共五个人，王小玉负责前台，陈素珍负责打扫卫生，还有年龄稍大一点的老杨，负责安保兼夜班。老板夫妇是不大过来的，都有监控，哪个旮旯看不到呢？

陈素珍把午饭盒子放在吧台里便上楼去了，宾馆的一楼没有房间，除了卫生间就是这个不大的门面了。所有的房间都在二楼，一共二十一间，陈素珍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脏房间，将换下的床单毛巾收到储物室，

待到下午，再洗晾起来。

通往二楼的楼梯有些窄，铺了一层仿草地毯，走在上面软软的，极不真实。楼道里的声控灯要使劲跺一下，才神经质地亮起来，刚走几步，又倏地灭了。陈素珍从储物间里拿出打扫工具，再一间间地敲门，从8201一直到8221，她每推开一扇门时，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又好像，每一个房间都是她的孩子一样。若要问这些孩子里有没有偏袒的？一定是有的，比如拐角处的8213，她的面积最大，敞亮，阳光好，常常推开门，一束光就打在脸上。这是一间大床房，陈素珍打扫完了便在床沿上坐一会儿，她想，睡在这张床上的该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再比如，走廊尽头的8206，她是所有房间里最便宜的，没有阳光，卫生间局促地缩在门后——大概是加接的，处处都比其他房间小一套，正因为这些“小”，陈素珍对她的怜惜便多了几分，按照她将房间比作自己的孩子的话，这种怜惜一点都不难理解。

一天的大部分光阴陈素珍都是在二楼度过的，打扫完了也不下楼去，而是缩在储物间里打个盹，或者喝一喝水，也有的时候，她会去8206里坐一坐，当然，这是指房间空着的时候。

8206的房间搁着两张床，均不大，一米二的宽度，搁下床后就没什么空间了，房间北面有一扇窗，正对着仙城医院，窗户很小，开到一半便卡住了，陈素珍常常站在窗口向外面看，

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走着走着就被挡住了，有时又发觉他们向她走来——这种感觉很奇妙，也很恍惚，外面的人离她那么远又那么近。关上窗户，陈素珍又在卫生间看一看，依旧是那一套的镜子，小一套的洗脸盆，小一套的坐便器。陈素珍将一次性牙膏牙刷整齐排列在洗脸盆旁，用抹布将盆壁上的水擦拭干净，她做得十分认真。基于那种怜惜，她常常希望住在这个房间的人是老实的、温和的、干净的，若是遇上一些邋遢的，房间里便是狼藉一片，那时的陈素珍会很气愤，气愤到心疼。

2

今早8206的门竟然被锁上了，陈素珍敲了敲，没人应声。她用钥匙打开，发现地上已经躺了两只旅行包了——显然，8206有新房客了。好在房间里并不乱，仿佛刚放下包便匆忙离开了似的，然而床头的一次性拖鞋，卫生间的牙膏牙刷却有用过的迹象。陈素珍用鼻子嗅了嗅——这是她近一年来的工作经验，从被褥、拖鞋、梳子等游丝一般的气息里嗅出房客的大致身份。然而这一次却例外，她没嗅出来。

她将床单拉平，摆正拖鞋，拉开窗帘，把垃圾桶里的袋子换上，又端详了那两只旅行包，带上门出去了。在楼下擦玻璃门的时候，陈素珍突然问王小玉，8206是不是住人了？话一出口，便意识到这个问句的多余。果真，王小玉说，是啊，你没看到房间

里有人住过吗？王小玉又补充说，房客昨晚来的，老杨登记的，那个时候老杨值班，她也是一早在登记簿上看到才知道的。

王小玉正在吃早饭，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拉住陈素珍，你问老板了吗？她小声说。陈素珍愣了一下，而后才想起王小玉说的是养老保险的事。当初介绍她来工作的也是他们双沟乡的人，与陈素珍和老板都有一点远亲关系，陈素珍分明记得亲戚找她时说的话——工资虽低，但有养老保险——陈素珍在乎的是这后半句话，自从没了土地之后，她最担心的就是养老问题，可工作九个月了，老板只做到了前半句——工资低，而后半句一直杳无信息。

陈素珍对王小玉摇了摇头，上楼拖地去了。

一整天，她都没有遇到 8026 的房客，直到第二天上午，她才能在清理房间时看见了他们。陈素珍先在门外敲了敲，里面传来一阵丝丝拉拉的咳嗽，咳嗽声里又分离出另一个浑浊的声音。进来吧，浑浊的声音说。

陈素珍进去后才发现屋子里黑黑的，窗帘还没打开，只有床头一盏小灯亮着。有一男一女分别坐在两张床上，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坐在床中间的轮椅上。看得出来，他们是一家人。

三个人都穿好衣服了，男孩子脖子上不合时宜地围着一条围巾，好像要出门似的，他们穿得一般，不洋气，不像是大城市来的。三个人都咬着唇不说话，低头看着各自的手或者脚尖，

仿佛陈素珍进门之前他们正进行家庭会议似的。

我来打扫卫生的，一会儿就好，陈素珍歉意地说。女人立即站起来，让到一边，陈素珍拉开窗帘，又弯腰把床单拉平，麻利地掖在床垫下面；将枕头放正，拍平；把刚换下的拖鞋收拾整齐。陈素珍做这些的时候，屋里仍保持之前的安静，只有男人偶尔丝丝拉拉地咳嗽。陈素珍转身去卫生间时，差点和女人撞在一起，她发现女人瘦瘦的，个头比她还高，所以陈素珍一眼就看见她脖子上有一根金色项链。

陈素珍在卫生间里收拾，打开水龙头将面盆冲洗一番，水流声打破了这份寂静。这时陈素珍听见女人说话了，女人说，小龙的病会有希望的，昨天你有没有听到徐医生说前年也有一个这样的病人，治好了，一年了都没复发呢。男人嗯嗯地回应着，伴着压抑着的咳嗽声。从他们的对话里，陈素珍大致听出了一些：小龙，即坐在轮椅上的男孩，是他们的儿子，三人从河南而来，当然，在此之前也跑过不少地方，都没治好病，至于什么病，似乎没哪个医院能给个结论，白天的时候精神状态还好，到了夜里就会发烧，抽搐，有时候还能昏厥过去。

陈素珍下班经过 8206 房间时特意往里看了一眼，门没关，这家人刚从外面回来，大概是去抓药的，大大小小的药包堆得很高。陈素珍想问，有没有什么需要打扫的，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她是个内向的人，不

善于搭讪。

陈素珍一到家，天就黑下来了，婆婆还没回来，又到附近的工地“开荒”去了，双沟乡的田地被征用后，一些厂房没能及时盖起来，据说有的是资金不到位，有的是投资者跑路了。圈着的围墙都倒了几次了，围墙内杂草丛生，于是四面的老百姓扛着铁锹赶过来，在荒地上开垦——他们熟知每一块地的习性，哪里种花生好，哪里栽青菜好，哪里又适合点芝麻——他们中大多数曾是菜农，见不得土地荒着。婆婆八十多岁了，仍然每天挎着篮子或水桶去她的菜地，隔些时候又用篮子带回一点山芋萝卜之类的，舍不得一顿吃完，而是埋到地下，细细吃，大概也是对土地最大的敬畏了。

逢到陈素珍休息的时候，也会跟着婆婆去菜地里干活，掘掘地，点点豆子，干完活了，便坐在田埂上歇一歇。这块地因为长期荒着，逐渐有了野性，四周是疯长的野草，亚肩迭背，攒足了劲儿往上伸展。透过草丛，还能看见远处拔地而起的楼群，都不知道这些楼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比地里的菜长得还茂盛。陈素珍目不转睛地望着，突然，一个黑黑的东西从楼上飞了下来。陈素珍吓了一跳，心里紧了。再看时才发现是近处的一只鸟，由于视线的错位，像是有人从楼上摔下来了似的。

刘小军就是这样从楼上摔下来的。

三年前陈素珍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顿时两眼一黑，昏过去了。后

来，这一画面又经过多人描述，陈素珍仿佛是亲眼看见了一样——她的儿子刘小军从三楼的室外空调机上摔下来，像一只果子似的，啪的一声，碎了。刘小军昏迷了很多天，人倒是醒过来了，但脑子不行了，也下不了地，看过不少医生，还吃过徐霞明开的药方，像是好转了一些。这几年亏得照顾得好，恢复了一点，偶尔还能睁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头顶的大梁。

我找过老祖了，婆婆突然对陈素珍说。

陈素珍连忙将身子挪过去，坐到婆婆旁边。陈素珍很瘦小，婆婆比她又小了一圈。每天天要黑了，婆婆才从地里慢慢走回家，陈素珍远远地看着，觉得婆婆像一截瘪掉的山芋，陈素珍生怕某一天，婆婆把自己也种到地里去。

老祖上个月带人去九华山的，婆婆说，半年前她的牙掉了，嘴瘪得厉害，婆婆说的老祖是邻村的“大仙”。老祖怪我们没早点找她，她说要不小军早就能爬起来了。

婆婆叹了口气，仿佛为自己耽误了小军而自责。婆婆说老祖叫她明早去一趟，先带点纸回来烧一烧，再准备点东西，挑个日子就行了。

陈素珍认真听着，不住地点着头，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两人都不再说话，分别搓着手上发硬的泥巴。陈素珍长长舒口气，站起来继续挖地，浑身突然有了劲儿似的，她想幸好还有婆婆陪着她，虽然八十多岁了，但身体还算硬朗。陈素珍常常想，自己

和婆婆，谁的痛苦更多一点呢——婆婆失去儿子，孙子卧床不起；而她呢，失去丈夫，儿子卧床不起。

3

婆婆天不亮就出门了，除了用两条腿走路，婆婆不会任何交通工具。陈素珍也起得很早，做好早饭，又给刘小军把身子擦了一遍。这三年里，她也记不得擦了多少次了，头一年时，一拿上毛巾，陈素珍就想哭，眼泪止也止不住，再后来就不哭了，不像先前那样悲伤了。有时陈素珍想，要是她有了养老保险，一个月有一千多块，够一家凑合过日子了，刘小军虽然卧床不起，但好歹天天在她身边。想到这里，陈素珍猛敲了自己的脑袋。

她把脏水倒了，洗了衣服，又给婆婆把中午的米淘好，刚推出自行车，就看到婆婆从远处回来了。陈素珍赶紧迎上去，接过婆婆手里的火纸，大概由于出汗或心情不错，婆婆脸上竟有了红光。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的纸给陈素珍，老祖说了，就准备这些东西。

纸上歪歪扭扭的几行字——两条鲤鱼，一米红布，八两八钱大米，电筒，打碗花，黄豆，金锁……陈素珍一一读给婆婆听，然后唇形定格在“金锁”二字上，婆婆愣了一下，继而又安慰说，没事，你先上班去，我中午再去问问。

陈素珍点点头，跨上自行车走了，她骑得很快，风拂在脸上，已经有了凉意，但心里舒畅多了。

路边有农民在卖自己种的青菜和萝卜秧子，青的，红的，一小撮一小撮怯怯地卧在水泥地上；小商贩们出摊了，五颜六色的商品堆满了小板车。这些商贩们大多是周围乡镇的，田地没有了之后才做些小生意，比起他们，陈素珍觉得自己幸运多了，她的工作更稳定，更轻松。

老远的就能看见百货大厦顶楼的钟了，时针和分针像一对脚丫正欢快地跑着呢，钟的后面是人民商场，再后面就能看见好家宾馆鹅黄色的字了。这个时候，陈素珍骑得更快了，浑身充满了力气似的。

好家宾馆大厅里挤了很多人，有新来的客人，也有正要退房的，陈素珍瞟了一眼人群，并没有8206的，心里落下几分。上楼，迅速到储物间取工具打扫卫生去。她第一个打开的门就是8206，里面没有人，但包裹行李在，而且也没有要退房的迹象，他们或许到仙城医院去了。据说医生开出的方子很是麻烦，三四天就要重新搭脉检查，再将之前的方子添上或减去几味。这样的治疗医院又不提供住院条件，病人只得三天两头往医院跑。离得近也就罢了，像从河南赶来的话，确实比较麻烦。

那一瞬间，陈素珍竟然心疼起女人来，大概就是所谓的同病相怜吧，陈素珍轻轻叹了口气。她记得有一次在8206打扫时，听见男人叫女人先回河南的事。男人说与其两个人耗在这里，不如她先回去。女人没同意，说一个人回去也不放心，要是再像前

天晚上那样，你一个人怎么弄得来呢。女人说她在这儿总归好照应，再治一段时间，要是再治不好就去上海了。陈素珍听到这儿，心里愈发难受了，虽然她和女人几乎没说过话，但女人住在好家宾馆，住在 8206，所以从内心跟她亲近了许多。陈素珍不知道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仿佛唯一能帮助他们的，就是把 8206 收拾比任何一间都干净妥帖。

然而，8206 比第一次见时乱了很多，床头柜和面盆旁摆了不少东西，他们的旅行包已经塞到桌肚里去了，一副要长久住下去的意思——当然，这是陈素珍根据自己的经验猜的，也难说。

旅行包的口是张开的，露出里面装着内衣的白色塑料袋。旅行包上面有一只布袋，鼓鼓的，装着一些不明物品；旁边还放着一双鞋，大码的，男士鞋；床上的被子也是蜷着的，好像一夜都没有好好伸展似的；床头柜上呢，十分凌乱，有遥控器，口罩，盛有半杯水的一次性水杯，一本《读者》……还有，一条金项链正躺在《读者》下面。

陈素珍吓了一跳，骤而又生气起来，她生气于女人竟然将这么贵重的物品乱摆乱放——当然，或许不叫乱摆乱放，她是放在自己的客房里，也无可厚非，但陈素珍还是忍不住小小地生气着。

因为贵重物品的原因，这一小块地方陈素珍就不再收拾了，也算是对物品的尊重和保护。打扫完房间，陈

素珍把门关上，又担心什么似的，推了推，锁死了，才放心离开。

4

一整天，陈素珍都没怎么看见 8206 的人，只有一次在楼道上碰见了，他们正将坐着儿子的轮椅往上抬，陈素珍想上前帮一把，却发现楼道很窄，况且，她有些内向，也不太不好意思主动，陈素珍赶紧退回去，把楼道让出来。站在高处，她才发现这个女人的背有点驼，像是被什么压弯了下去。

陈素珍看着他们渐渐走远，心里有说不清的滋味。她到楼下去喝水，王小玉和老杨都在，正聊着养老保险的事，老杨是仙城南边一个镇上的，和陈素珍一样，几年前从一个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打工族，他在好家宾馆是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时间，白天打打杂，晚上就睡在吧台后的折叠床上看门。老杨说前天他问过老板了，老板没有答复。老杨有些生气。这个月再不答复，我就不在这儿干了，他说。王小玉也附和着，说如果不交养老保险她也不想干了。这话陈素珍是不敢说的，尽管她也很在乎养老保险的事。

8206 住了房客之后，陈素珍每天可去的地方就少了一些，以前她常在 8206 里歇一歇，站在窗口看对面的医院，看那些进进出出的人脸上的表情，陈素珍便想，没病没灾才是世上最大的幸福吧。8206 住了这家河南人后，陈素珍就去得少了，大多时候挤在狭小的储物间里，这里安全，放心，踏实，更不会被监控发现，但待的时间

久了，又会使人很难受，那些廉价的一次性洗漱用品，要把她淹没了似的。每天从各个房间清理的没用完的肥皂牙膏，都被她装在袋子里带回家——她常常看见婆婆站在水池前一点点地挤牙膏，由于劣质而泡沫不够丰富，总有一点白色面团一样的东西粘在嘴角上，陈素珍看见了，心里便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储物间待得久了，陈素珍便去8206看一看，假以打扫卫生的借口，敲一敲门，再用钥匙打开——她已经了解河南人的作息规律了，上午他们会去医院附近走走，到那些小商贩的摊子上买点衣架或塑料盆之类的，顺便吃点东西再回来。整个下午，他们是不出门的，直到傍晚时分，才会在宾馆附近晃荡一下。

陈素珍在8206里四处看着，到处都能感受到那种坦然或安于现状的气息，或许他们决定再等一段时间——比如窗棂上已经挂了四五个衣架，他们的鞋已规规矩矩地摆成一排；衣服叠起来了，放在床头。只有床头柜上依旧是凌乱不堪的，好像这么多天都没有动过，仍然是口罩，遥控器，茶杯，《读者》……还有那条金项链。

5

婆婆从老家回来了，没遇到人，好在带回来一串电话号码。她和陈素珍坐在电话机旁，小心翼翼拨号，很快就接通了，一个沙哑而干燥的声音，婆婆连忙喊老祖，说没有金锁，用铜锁代替行不行？电话那头没声音了，

仿佛正在认真计算似的，好一会儿才说，铜锁不行，怕是锁不住。

电话这头又陷入了沉默，好在老祖的声音及时出现，老祖说，没有金锁，就用金链子代替，金子的就行，金子才能锁得住。

挂了电话，陈素珍舒了口气，金项链比金锁好找多了，老祖也说了，只是做事的时候用一下，就今晚吧，日子好，做完就不用了。陈素珍想起8206的金项链，心里顿时明亮起来。

决定向8206借项链后，陈素珍便感到忐忑和紧张了，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眼睛时不时地瞟向8206的门。晌午时候，她在楼下的绿色沙发上坐着，外面起风了，树叶被风拍在玻璃门上。王小玉正埋头吃一碗鸭血粉丝，她问陈素珍要不要尝一点，陈素珍连忙说不了不了。在陈素珍眼里，王小玉也算是一个好女孩，除了有点贪吃外。陈素珍也曾幻想过王小玉做自己的儿媳妇，可是，哪个姑娘愿意嫁给躺在床上的刘小军呢。不过，陈素珍想，很快就好了，刘小军没多久就能站起来了。

不由自主地，陈素珍嘴角有了笑意，她站起身子，上楼，却在楼道上遇见那家河南人——男孩仍然坐在轮椅上，男人和女人一上一下抬着，陈素珍先是让到一边，然后又上前托了一把劲。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有勇气的，好像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女人一边推着轮椅，一边向她道谢谢。陈素珍也摆摆手说，不用谢的，不用谢的。她很想跟他们说一说项链的事，

觉得在楼道上有些不合时宜。她还想告诉他们外面风大，得加件衣服呢，然而还没开口，河南人已经走出了玻璃门。陈素珍往储物间走，心里渐渐涌起一股热流，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使得她与8206越来越远。

天快要黑了，8206的人还没回来，陈素珍越发坐立不安了，她朝玻璃门外张望，除了几片叶子间隔被风拍在门上外，没有一丝动静。王小玉已经下班了，老杨正在吃晚饭，他看着陈素珍，眼神里有了疑惑。陈素珍连忙说，就下班了，这就下班，到楼上拿一下钥匙。

陈素珍跑到二楼，责备起自己，骤而又感到委屈起来，她勾起手指，轻轻敲了敲8206，她多么希望门能出乎意料地打开啊。可是，很久过去了，门依然一动不动。

陈素珍习惯性地用钥匙开门，一股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这种气味突然让她放松并坦然起来。屋里没有人，陈素珍走进去，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了上午在楼梯的相遇，此刻陈素珍就好像走在自家的卧室似的。她把掉在地上的一只袜子捡起来，放到另一只旁边；把椅子放正，推进桌肚里；又把床上的被子拉平，压好……陈素珍坐下来，身下软绵绵的，此刻的床显得格外温暖又宽阔，要不是急于回去，她真想在上面躺一躺。

这时，陈素珍看见凌乱不堪的床头柜了，她前倾着身子，整理起来，烟缸，茶杯，口罩，书——还有那条金项链，和之前一样仍然保持着同一

姿势，像一个慵懒的人，这些天来都没有动弹一下。

陈素珍轻轻捻起它，挂在食指和中指上，果真，沉甸甸的，项链被拉直了，仿佛醒了，有了力量感。

金项链在手上轻轻晃动着，在微暗中竟发出幽幽的光芒，陈素珍第一次和金子离得这么近，金光反射在眼里，让人有点目眩神迷。陈素珍想，金子真是太神奇了，难怪老祖说只有金子才能锁得住。

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仿佛要等8206的人回来一样，天越发黑暗了，外面的霓虹灯早已亮了。再过一会儿，就到老祖说的“最好的时辰”了。陈素珍不禁着急起来，她想起在楼道上遇见女人的一幕了，那个瞬间她觉得女人多么亲切啊，亲切得就像自己的妹妹似的。陈素珍把项链握在手里，一种说不出的紧密感觉直往皮肤里渗透，那些在黑暗中看不见的幽暗光芒，能给人以抚慰。此时的金子仿佛代替了它的主人，与陈素珍相视而坐，静静地，等待她的开口。我想借一借……陈素珍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给我的儿子治一治病……借用一下……只借一借……明早……就还来……一定还来的……

6

老祖到达陈素珍家已经很晚了，原本说好晚饭后来的，临时变卦改变了时间。这倒也没什么，只是延长了陈素珍和婆婆坐立不安的时长。她们草草扒了两口饭，便毕恭毕敬坐在桌子

两侧等待。婆婆一天都没去“开荒”，在家打扫卫生，屋内过于整洁，令人有些局促不安；刘小军换了件新一点的衣服，正直挺挺地躺在小床上。

陈素珍到门外看了看，外面黑漆漆的，远处有几声狗叫，她竖着耳朵听，仿佛依稀脚步声了，又立即回屋。

婆婆正在摆弄准备的东西，一件件地码在条桌上。突然，她拿起项链看起来，这一动作使得陈素珍的身体僵住了，生怕婆婆问一句“跟谁借的”，她不善于编造谎言。幸而婆婆没问，只是将项链看了看又放回原处。

陈素珍手心出汗了，婆婆刚刚那一动作，使她突然担心起来，不知道8206的人是否已经发现？那么贵重的物品不见了，他们会不会向前台反映，或者，报警。

她有点后悔临走时将8206的床头柜收拾了一番——过于整洁的台面更容易使人产生疑忌。她走到门外，大口地喘着气，即便这样，内心仍不能平静。就在这时，陈素珍的手机响了，好家宾馆的来电，她感到胸腔里发出了“啊”的一声，几乎抖索着摁下接听键——喂——电话那头是老杨的声音——喂，是陈素珍吗？是不是陈素珍？——电话那头的声音十分急促。

是的，是我，陈素珍说，心已经悬到嗓眼了。

陈素珍，老杨问，你知道除蟑螂的药放哪儿了？一楼也有蟑螂了啊。

啊——陈素珍长舒了口气，稍稍

平静一点，她蹲下来，两腿无力似的。她告诉老杨蟑螂药就放在储物间的柜子上，用鞋盒装着的。

整个晚上陈素珍都处于恍恍惚惚之中，仿佛手机的每一声响动都能点燃她一样，后来，老祖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陈素珍都不太记得清了，她只记得那个老太婆也像一只干瘪的山芋，就连说话时都带有一种泥土的沙沙声音。老祖在刘小军的卧室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那些准备的东西不同角度地摆在刘小军四周，最后，那条金项链呢，便压在刘小军身上。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陈素珍的脑袋都是嗡嗡的，后来他们坐在堂屋里说话，说了什么陈素珍也忘了，她只记得整个谈话过程自己都心不在焉，不停地将手机掏出来看一看，生怕有什么紧急的电话错过了。

7

这一夜，陈素珍没睡好，盼着天快点亮起来。夜里，她做了很多梦，千奇百怪的，无一例外都和项链有关。其中一个梦她记得很清楚，是她和婆婆在路边卖菜，一个瘦高的女人来买菜，却没有带钱，女人很着急，她说她先把项链押在这儿吧，这就回去取钱。陈素珍说没关系的，等你来再付钱也可以的。但对方已经把项链塞到她手里，一溜烟不见了。女人走后陈素珍便看着项链，跟她“借”的那条一模一样，阳光落在上面，光芒四射。陈素珍正欣赏着，两个警察来了，不

由分说给陈素珍戴上手铐，“嗒”的一声，两片金属就锁在一起了。

陈素珍从梦里醒来了，身上竟微微起了汗。起身摸了摸项链，正卧在衣服的口袋里。这之后，陈素珍就没睡着，她坐在床头，身子斜靠在床柱上，闭上眼睛，耳边传来细细碎碎的声音——厢房里婆婆的磨牙声，隔壁刘小军的嗓子里间歇发出的喉喉的声音。

天终于亮了，陈素珍起来做早饭，打开手机，竟有几个未接电话——夜里好家宾馆打来的。陈素珍惊出汗来，自己怎么没有听到手机铃声，是睡得太死了还是手机出了问题，她觉得大事不妙，迟疑着，还是回了电话过去，然而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听。陈素珍坐不住了，没心思吃饭，推上自行车走了。

前天晚上的一场雨，气温降了不少，路上已有不少人穿上羽绒服了。人民路的梧桐叶稀稀落落，掉了许多，天空露了出来。老远的，陈素珍就看见百货大楼的钟了，时针分针黑黑的，粗粗的，像两个纤夫一样缓慢移动，陈素珍吸了口凉气，用力蹬车。

王小玉已经到了，正伏在吧台后面睡觉。她难得来这么早，这使得陈素珍不安起来，但王小玉并没说什么，打了个哈欠继续睡了。

陈素珍立即上楼，在踏上楼梯的一瞬间，她看了一眼吧台旁的佛台，两尊菩萨正一言不发地静坐着。

陈素珍已经想好了，她会恳求女人原谅，哪怕给她跪下也行——现在

她已经把项链还回来了，真的，只是借一借，给儿子看病，并没有偷的意思。

到了8206，陈素珍平缓内心的紧张，颤颤抬起手，敲门，没有声音，再敲——

陈素珍掏出钥匙，门开了——北面的窗帘已经拉开了，也有可能是昨夜忘记拉上，床上乱糟糟的，床头柜上也是。然而，床上并没有人，也没有轮椅，就连一直卧在桌肚里的行李也不见了。

陈素珍冲到楼下，摇醒正熟睡的王小玉。

8206呢？8206呢？陈素珍急切地问。

王小玉极不情愿地抬起头，眯着眼睛，说，走了，夜里走了。

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夜里走？陈素珍有些语无伦次。

这时的王小玉已经醒了，龇牙咧嘴地伸了个懒腰，抱怨说困死了，天才亮就被老杨呼来了。王小玉说老杨打你手机没人接，这一夜，折腾坏了。王小玉舒了长长一口气，好像把一夜来的疲惫倾吐而出，她告诉陈素珍，8206的男孩，轮椅上的那个，死了，夜里——

陈素珍惊叫起来，她听见来自自己喉口尖锐的声音，啊，怎么回事，怎么死了？

谁知道呢，突然发病吧，怪吓人的，老杨帮他们抬下来，才出了大门，还没到医院，就断气了。

陈素珍双腿软了，心口堵得厉害。

可是，可是——陈素珍喘着气说，怎么会这样——

是的，真想不到，他们连夜就退房回去了，租了辆车，老杨说如果不是第一时间赶路，尸体就没法运回去了——

陈素珍的脑袋眩晕了，吧台，佛台，楼梯，玻璃门，都旋转起来。她感到身体越来越冷，禁不住哆嗦着，她把衣服裹紧，手插进口袋，突然，一丝寒意触碰到指尖——是项链，是女人的项链。

陈素珍站起来，摇摇晃晃向楼上走去，王小玉在身后问她怎么了，看起来好像不太好哎。陈素珍回答说没什么，只是有点难过——

陈素珍又走进 8206，那种因人居住而产生的气息还未散去，浓烈的却又时有时无的气息。她懒在房间里，脑袋总是嗡嗡响着，她弯下腰，捡起地上的枕头，纸，毛巾……又打开窗户，将窗帘别在挂钩上；把椅子扶正——做完这些后，陈素珍坐在床沿上，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从口袋里拿出项链，看了看，像两个炯炯对视的人。

8

陈素珍曾怯怯懦懦地问过王小玉，住在 8206 的人是河南哪里的？王小玉皱着眉头说不知道，没听说。陈素珍小心翼翼提示，登记时的身份证呢……王小玉说，那是派出所要的，你要地址干嘛？

哦，陈素珍吓了一跳，连忙说，

我不要地址，我不要地址，我要地址干嘛呢。

陈素珍也想过主动交出项链，就说打扫时看到的。然而距河南人离开已经有几天，况且这期间也有新的房客住过，这个时候才交出显然不太合理。当然，即使交出去，他们也未必还给那个女人。更主要的是，陈素珍害怕撒谎，她不知道自己会慌张到什么模样。

陈素珍拼命回忆曾听到河南夫妇谈话时出现的那些地名——南阳，新乡，宏福苑，十八里河镇……她试着向每一个组合出来的地址寄去，最终项链又准确无误地退回来。

她也想过干脆辞职不干了，然而就在她决定离开的时候，老板答应给他们交养老保险了——她需要这些。

陈素珍在好家宾馆继续干下来了。她的工作依然是打扫卫生，依然大部分光阴需要待在二楼。每天她经过 8206，每天要打开这扇门，再关上这扇门，周而复始。

那条项链呢，一直放在陈素珍身上，衣服最里层的口袋——她不知道将它放在哪里，好像放在哪里都不合适。项链再也没有伸展过，而是像一团原始金属一样地吸附在她的身体上，有时候陈素珍不小心碰到了，手会痉挛一下，随即心里便万分难过，这种难过像一块膏药紧贴在身上，凉气丝丝地往里渗透。

刘小军并没有如老祖说的“从床上爬起来了”，依旧一动不动地躺着。后来婆婆去找过老祖，按照后者提出

的不同要求又捣腾过几次，刘小军仍然像被磁铁死死吸在床上一样。

春节前的一天，刘小军突然一动不动了，起先发现的是陈素珍的婆婆，那天她没有去开荒，因为下雨，早早吃完饭坐在凳子上发呆，后来她不知道怎么就想起给刘小军剪指甲了——她眼睛不好，通常这些都是陈素珍来做的。婆婆坐在刘小军的床边，将刘小军的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突然，婆婆惊了一下，她分明感到手的冰冷，再摸一摸，身上已经没有温度了。等陈素珍回来，婆婆已经帮刘小军换上了干净衣服，谁也不知道这个瘦小的老太是怎样完成这些的。婆媳俩并没有哭，好像没有泪水了，一言不发地在刘小军床边守到天亮。

日子就这样慢慢向前流淌着，只要不下雨，婆婆就摇摇晃晃走到地里去，陈素珍依旧骑着自行车去好家宾馆上班，她们遇见的时候很少，通常天黑了，两人才纷纷回到家中。

第二年春天，婆婆也去世了，一点征兆都没有。婆婆是死在地里的，像是刨地累了，坐在田埂上休息一样。有人对陈素珍说，一个老人死在地里比死在哪儿都好。

家里变得越发空荡了，陈素珍常常在夜里醒来，睡意跑了，留下她空落落地坐在床上，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连远处工地上的机械声都归于寂静。陈素珍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简单吃一点，便迫不及待地跨上自行车。

冬天渐渐深了，王小玉，老杨，

以及那些常住好家宾馆的房客们发现，陈素珍更加沉默寡言了，她越来越瘦，整个人缩掉一圈似的。她还和从前一样勤恳，卖力，每天从8201打扫到8221，从不马虎。但对待8206却不一样，她花在这里的时间更多，也更认真，打扫完了，陈素珍便站到窗口歇一歇，把头靠在窗棱上，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她常常想起那个秋天住在8206的河南人，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陈素珍轻轻地叹了口气，在床沿上坐下，右手不自觉地伸进衣服最里边的口袋，带着她体温的项链缓缓游进她的掌心。

突然，陈素珍鼻子一酸，捂着脸哭起来，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仿佛这样才能哭得痛快。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泪水滂沱，眼泪从指缝里迸出，她分明感到手心里的项链伸展着，有力地紧贴着她的脸，像一只手一样，冰冷而有温度。

惠山记

汗 漫

1

倪瓒的灵魂如果被这一祠堂招引，大概不会感觉很舒服——它与旁边的范仲淹祠堂一样，法度森严。庭院中，爬满青藤的一堵马头墙，像一匹正在穿过树林的白马，也像一卷旧墨淋漓的文人画，或许能被倪瓒稍稍喜欢吧。

太湖边这一座惠山古镇，祠堂林立：华孝子祠、至德祠、钱武肃王祠、留耕草堂、顾洞阳祠、杨藕芳祠、尤文简公祠、淮湘昭忠祠、陆宣公祠……汇集了唐代至民国时期约八十个姓氏、近两百个名人及其家族的光荣。显然，惠山藏风聚水——藏南风，聚湖水，风水宝地也。

祠堂类似壁龛、佛龛、十字架，为敬意和怀想，提供一种形式和方向感。像失恋的人需要旧情书，偶尔可以抚摸一下纸上的泪痕，身体就随之一凉，一热，一痛。

我慢慢走在镇上，看部分祠堂风吹花叶深闭门。大概只在祭日、后人婚庆日、春节、清明节，才会接纳家族成员举行纪念仪式，以维系复杂宽阔的血脉，平息内部冲突。一部分祠堂或许没有后裔来维持，转型成为茶室、书店、泥人

作坊、陶器店，游客流连。部分重要祠堂格局依旧，比如范仲淹祠堂、倪瓒祠堂。但失去原有的家祭意义，成为博物馆、纪念馆性质的公共设施，被“国家历史保护建筑”“江苏省历史保护建筑”“无锡市历史保护建筑”一类铭牌，区分了层级——建筑即人。草庐即草民？也未必。

一架飞机掠过倪瓒祠堂上空，大约是从苏州、无锡交界处的苏南机场起飞。不像鸟，翅膀没有煽动性和感染力。

生于元末明初的倪瓒或者说倪雲林，画笔下，鸟儿罕见。青年时代，其画中尚有青绿表达春愁。晚年，沉心于表达秋意，那残山剩水、空庭枯树，只需要黑白二色已经足够。他用自己创造的折皱皴，处理覆霜、积雪下的湖山，像岁月用皱纹来处理一个寒意加深的老人。落款处，连印章的红色都避开，连作品所处朝代的官方纪元都放弃——他试图超越自己所厌倦的时代，一个书生们连做隐士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时代。果然，倪瓒以笔墨脱离元末与明初，成为与黄公望、吴镇、王蒙齐名不朽的“元四家”之一，并启发了身后“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们的生成。

但这样的“齐名与不朽”，倪瓒大概也不屑一顾——“逸笔草草，聊以自娱耳。”一切无非是自娱而已。题画诗中，他也屡屡以“虚舟”“孤筏”自喻，有“举世何人到彼岸，独君知我是虚舟”之句。主动而非被动地抱持“虚与孤”，方可得大自在。

一座祠堂与其所祭奠纪念之人，已经没有了关系，乃生者、后人灵魂之所需。如果以惠山西南角那一派怀抱虚舟孤筏的太湖，或者以其画卷中屡屡出现的空亭，作为倪瓒祠堂，更合适一些吧。

2

进入倪瓒祠堂前，我在惠山寺已经坐了半天，喝茶。

香樟树叶子落一地，没有僧人来扫。十一月的风，时而来扫。落进我怀里的两片叶子，风试着扫了扫，扫不动，就试图把我一同扫出寺门？也没扫动。

在唐代，陆羽来过惠山寺，以此地泉水烹茶，大喜复大赞。按照他列出的一个以庐山泉水为首的中国泉水排行榜，惠山寺这一眼泉水，被誉为“天下第二泉”。

陆羽的好水标准如下：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其中，山水又分为泉水、翻腾之水和静水。日常生活中，我饮用从水库、水厂、水塔一路奔波进入水龙头里的水。它们压力巨大，由水表监督，且夹杂漂白粉鬼头鬼脑的气息。长期饮用，对一个市民的心情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吧？清晨对镜刷牙，我眉目已经显得可疑。

无锡城里瞎子阿炳的一首二胡曲，本无题。上世纪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无锡人杨荫浏，回乡抢救这一名曲，问阿炳：“最喜欢在哪里拉这曲子？”阿炳说：“在二泉。”杨荫浏内心蓦然：“《二泉映月》。”天

下的人、事、情，就是这样明亮或隐秘地发生关系，让万物万象的孤单感稍稍缓解。

我不知道自己此时所喝茶水，是否从二泉中汲取。不宜深究。就像不宜深究某个人情书中的诗句，是否抄自白朗宁夫人或茨维塔耶娃。我又没有陆羽那样敏感的舌齿和味蕾，我又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才华和命运。泉边石岸，有汲水的绳子造成的一道道勒痕，像一条条证据，说服我去保持与二泉融合为一的整体感或者虚寂感吧。

陆羽，最初是一个被寺庙收养的孤儿，偶然读到我的东汉乡亲、南阳人张衡的《南都赋》，被南阳、中原之美所吸引，遂有了读书入世之心。逃出寺庙，却成了戏班里的一个丑角扮演者，在戏台上的锣鼓声中，幻想着庙堂上暮鼓晨钟的盛大与辽远。遭遇安史之乱，流徙四方，竟然成就了一次遍及半个中国的访茶问泉之旅——与杜甫的痛歌病吟形成对比。陆羽把中国分为八大茶区、四十四个产茶州郡，由此确定了中国早期第一批贡茶，并衍生出一种风雅的生活方式——以茶树来认知大地，比以权柄把握朝野，生动有力了许多。

惠山寺里，茶叶店在销售陆羽实地鉴定过的、太湖周边产出的两种名茶：苏州碧螺春，宜兴阳羡茶。店中悬挂陆羽认定的好茶产地标准：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野者上，园者次。我有些走神。好作家的生成，也往往与惨烈的生存

经验有关，比如司马迁、苏东坡。好文字就是在阳崖阴林间、霜风苦雨下，抽枝展叶，组词造句。我在有通风系统和地暖的写字楼里生活，写出的文字，“园者次”，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一个缺乏在野之心的人，总在覬覦中心，又如何能像倪瓒那样获得永恒？

在太湖边游荡数年，陆羽认识了湖州妙喜寺里的诗僧皎然，获得烹茶真传，并创制出七大制茶工艺：采、蒸、捣、拍、焙、穿、封。又设计出二十四种做茶、煮茶、品茶的茶器：水方、风炉、交床、漉水囊、罗合、则、札……在对泉水、茶叶、茶器、茶道的系统研究之后，陆羽完成了《茶经》，并使“饮茶”这一生活方式，从贵族阶层进入民间——《茶经》之前，无“茶”字，陆羽将“荼”字减去一横，创造出了这一个新字，就是创造了一种新境界。

没有惠山、太湖的支持，《茶经》的出现可能比较困难。

茶禅一味草木间。在惠山寺喝茶，是双重的静修，对于我这样一个愚顽且可疑之人，很有必要。

3

出惠山寺，沿石阶而下，我才看见古镇一角的倪瓒祠堂和祠堂上空掠过的那一架飞机。

祠堂中央悬有倪瓒肖像，瘦骨嶙峋。四壁悬挂他的代表作——

《秋林野兴图》。树丛下，一亭临水，高士独坐，童子伺奉于其后侧。远山隐约。此画为倪瓒存世最早作品，

三十九岁时所画。亭中人，大约是画家自我写照。此时，富家子倪瓒在兄长荫庇下，无忧度日，读书、作画、交友，一日数次沐浴更衣；反复清洗庭院里的梧桐以除尘，导致其死亡；约会歌妓，觉其不洁，令其反复清洗，天亮，递她一把银子，倪瓒叹息：“回去吧。”此画之后，兄长去世，他不得不独自面对这肮脏不堪的尘世，心身俱疲，遂变卖家产，散财于友朋亲邻，浮舟太湖。收税官在岸边眺望、追捕，故意将其囚于厕所中：“我看你还能做一个干净的人吗？”

《六君子图》。六棵树，立于水边。显然，这是六棵不愿意站在庙堂内的在野之树。倪瓒重视树，曾言：“先写以树，树为画中之首耳。次写以石，石为画中之体耳。”倪瓒中年以后的画卷，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只有树。乱世无君子，他只能借树抒情、象征——如何像一棵树那样，在阴历中自然而然、富有尊严地荣枯与生死？这是一个问题。

《平林远岫图》。从倪瓒题于画面右上角的文字可知，此画应友人德常之请而作。画家的视角，大约位于苏州木渎镇的对岸，“隔江遥望天平、灵岩诸山，在荒烟远靄中浓纤出没，依约如画。渚上疏林枯柳，似我容发萧萧，可怜生不满百，其所异于草木，犹情好尔”——人与草木之差异，唯在于还有情感与喜好罢了。倪瓒之洁癖，载于明清小品和民间传说，夸张、嘲谑，使叙述者、聆听者置身于肮脏之地，也能略略心安理得。倪瓒追求

清洁，非病态，显决绝，怀大义——其作品一概送友人寄托情感，拒绝携重金购画的俗吏登门，以至于被围殴，伤痕累累也一言不发。别人疑惑：“你怎么不说、不怨、不吭声？”他答：“一说就俗了。”

《幽涧寒松图》。涧水一道，松树两株。画面左上角题五言诗一首：“秋暑多病渴，征夫怨行路。瑟瑟幽涧松，清荫满庭户。寒泉溜崖石，白云集朝暮。怀哉如金玉，周子美无度。息景以桥对，笑言思与晤。”友人周逊学入仕途，倪瓒以此画劝诫——仕途远征多病渴，不如归于幽涧寒松，与白云朝暮相处，岂不快哉。这首五言诗，墨迹微微向左下方向倾斜，像几行雨，受到了右面来风的影响。

《容膝斋图》。此岸有杂树五棵，空亭一座，对岸有浅山重叠、断续、逶迤。两岸之间留白，湖水也。此画作于倪瓒七十二岁时。一友人藏之三年后，复请倪瓒补上题跋以赠潘仁仲医师。画中空亭，在题跋命名之前，并非潘医师所居之私斋。题跋中的诗句，“屋角春风多杏花，小斋容膝度年华”云云，合于人情世理，与画面中的萧索意味不谐，恰恰印证了倪瓒前后两次落笔的时间差。

……

倪瓒祠堂中的这些画，一概是复制品。原件分别珍藏于世界各大著名美术馆、博物馆：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无锡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馆、卢浮宫，等等。

2016年11月，纽约，美国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在灿烂的毕加索、梵高、莫奈之中，我看见黑白萧索的《秋林野兴图》，如同在一片陌生蓝目中间看见黑眼睛。一瞬间，我又置身于水墨枯涩的华夏祖国。不知道这幅画从元末明初的华夏南方流入当下纽约，其间发生了多少传奇故事。数了数收藏者的红色印鉴，二十一枚，揷在画面四角，像二十一朵暗红色的、不自然的假花。也就是说，前前后后有二十一个人试图借水行舟，与倪瓒一同流芳百世。他们可能没有见过太湖，也就不能获得与倪瓒一样的流速、流域。

世界各地的游客，一群一群匆匆掠过《秋林野兴图》，掠过我。他们基本上也不知道太湖、元末明初、倪瓒。保安高大，像狐狸一样狐疑地盯着我。我不能过久地在这幅画面前滞留了。我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在惠山，与倪瓒深度相遇。

倪瓒祠堂在复制倪瓒？周围，是原版的中国和深秋，或许有助于增强我对一个古代文人的理解力。

4

数日前，自上海出发，开车，沿太湖南岸高速公路到湖州，看赵孟頫的松雪斋遗址和湖笔博物馆。再到陶都宜兴亦即阳羨，进东坡书院，想了想东坡。买了一叠新出窑的陶碗。最后来到太湖北岸的无锡，在惠山下的旅馆小住——这轨迹，大抵上算是一个半圆，像一弯残月与新月？

太湖边的旅馆，大都筑成“合”

字外形，酷似倪瓒画笔下的空亭。那空亭，屡屡出现于他宣纸上的山脚和湖边，基本上就是一个隶书体的“合”字。倪瓒就是按照“合”这样一个字，造像、抒情、言志——天人合一。

文人画肇始于唐宋时期的王维、苏东坡，在元朝，臻入高峰——异族人得汉家天下，废科举，仕途便如同峭壁深渊。书生们大都改走写作与绘画之路，写词曲戏剧，画残山剩水，涌现出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施耐庵、罗贯中等等杂剧大家、小说家，以及赵孟頫、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等文人画家——他们恰好都出生于太湖周围的湖州、常熟、无锡、嘉善一带。太湖如母亲，用宽大衣襟收留这些丧志失意的孩子，引导他们以审美化解痛苦。而艺术，恰恰是失败感的产物。艺术愈伟大，失败感愈痛楚。

文人画就是汉族士子的精神自画像——文辞、人格、画卷，三者融通。人的自觉，人文思想的萌动，士子的独立，在笔墨间渐渐摆脱暧昧而日臻明澈，如同湖山上的晨光试图破空而出，但又何其难哉——所以，倪瓒的画面里空无一人。没有一个理想的、完整的、自由的人，那就干脆让它空着吧。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倪瓒们所处的时代，大致上叠加于同一时期。当西方借助文艺从黑暗的中世纪突破，向现代社会转型，古中国自宋而元而明清，文人士子一概成为客居于故国的异邦人——从宽阔的苏东坡，到激烈的谭嗣同。

“为使陛下开心，他允诺将水变成酒、青蛙变成男仆。/ 甲虫变成管家。用一只耗子做一个大臣。/ 他弯下腰，指尖上长出漂亮姑娘。/ 一只会说话的鸟儿坐在他的肩膀上。/ 如此这般。/ 弄出一些别的东西吧，陛下要求道。/ 弄出一粒黑色的星星。他奉命。/ 弄出干燥的水。他照办。/ 弄出一条稻草镶边的河流。他执行。/ 如此这般。/ 接着一位学生请求道：从无中弄出大于的东西来。/ 齐托脸色煞白：非常遗憾。/ 无介于正一和负一之间。/ 他无所作为，离开宏伟的皇宫，/ 穿过群臣，回家，回到一枚坚果之中。”捷克当代诗人赫鲁伯的诗《魔术师齐托》。

为使陛下开心，古中国的皇宫里，同样充满齐托这样的魔术师，弄出黑色的星星和稻草镶边的河流，否则，就是流放，就是死，连回到一枚坚果之中的可能性都没有。

而艺术，就是“从无中弄出大于—”的慰藉和宁静？在重重宫阙外，在淡淡江湖。

5

倪瓒发自内心地喜欢那个“别调独弹，一肚子不合时宜”、无意于“使陛下开心”的苏东坡——

东坡屡屡自湖州、杭州而来访问惠山，写下“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倪瓒时时游惠山，写下“佛香松叶里，僧饭石岩前。清心有妙契，尘事久终捐”。

东坡说“写胸中之盘郁”，倪瓒说

“写胸中之逸气”。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以儿童邻”，倪瓒说“不求形似”。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倪瓒说“写竹叶一两枝，亦足以助画景”。东坡说“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倪瓒说“门前杨柳密藏鸦，春事到桐花，敲火试新茶”。东坡说“与君各记少年时，须信人生如寄”，倪瓒说“旅泊无成还自笑，吾生如寄欲何归”。东坡说“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风颠”，倪瓒说“三杯桃李春风酒，一榻菰蒲夜雨船”。

东坡悼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倪瓒悼亡妻：“梅花夜月耿冰魂，江竹秋风洒泪痕。天外飞鸾唯见影，忍教埋玉在荒村。”

东坡造西湖苏堤，倪瓒造苏州狮子林。东坡研究东坡肉、东坡肘子，倪瓒写作《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其中，“云林鹅”的制作要诀被袁枚载入《随园食单》。

东坡字迹宽扁，倪瓒的小楷也从早期的竖长，渐渐过渡到扁宽，如同太湖上的一叶孤筏与虚舟……

最后，东坡死于常州，倪瓒死于江阴，两地相距不过三十公里，同在惠山北、长江南、纸墨间——咏而归，归于无，也就归于无穷。

明朝末期，太湖边出现一个微雕艺人王叔远。他在一枚核桃上雕刻了赤壁长江上的一叶小舟，内含：东坡、黄庭坚、佛印等五人，窗棂八扇，箬篷、楫、炉、壶、手卷、念珠各一，对联、

题名并篆文共计三十四字。此核雕作品赠与魏学洙，遂有了后者撰写的《核舟记》这一名篇。

倪瓒自然不会知道《核舟记》，不知道与王叔远大致属于同一时期的莎士比亚也喜欢借核桃来沉思、抒情：“我可以深陷核桃壳，而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倪瓒、东坡、莎士比亚，都是在各自内向、逼仄、黯淡的时代里，谋得核桃般大小的自由、自治区。那核桃，是倪瓒的太湖，是东坡的惠州、黄州、儋州，也是莎士比亚的伦敦、文艺复兴运动——

去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酷似人脑的核桃肉，被一把锤子追击、敲打、粉碎。

6

太湖南岸，嘉善城，有一景点“梅花庵”。某年惊蛰，我去探访梅花庵的主人吴镇。梅花盛放，吴镇长眠于梅花庵旁边的墓丘内。

“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年长倪瓒二十六岁，以梅花、竹子、渔父为主要绘画题材——在梅花、竹子、渔父身上寄寓自我，像倪瓒，同样拒绝与时代合作、和解。

关于“元四家”的组成名单，历代学者观点不一。赵孟頫，时而被纳入，时而被祛除，就像他对异族入主中原的态度暧昧混沌，进退失据，也就处境难堪。但吴镇、倪瓒稳居“元四家”序列之中——这完全是一个南方文人的序列。

在元朝，民众被分为四个层级，

自高而低，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反复南渡、难以为继的汉人。用艺术维护人的尊严、南方的尊严，或许就是“元四家”乃至同时代南方文人的动机。

吴镇自号“梅花道人”，在梅花凌寒怒放这一壮烈景象前，看清内心的道路。祖籍中原，祖父曾从事航海业。南渡后家道中落。吴镇游走四方，最后，在嘉善筑梅花庵隐居不仕。画梅花、竹子、渔父，自赏或赠友，像倪瓒，拒绝把作品看作商品。以卖卜为生，在街头为困惑迷茫的探询者，指出一个解脱的方向。

梅花庵现改建为吴镇纪念馆，珍藏有一方断碑，是吴镇生前为自己亲手题凿的墓碑。中间一列大字：“梅花道人之塔”，左右两列小字：“生至元十七年庚辰七月十六”“歿至正十四年甲午”——他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期，像梅花，知道自己将会凋落在哪一天。

“卜算子”这一词牌盛行于北宋。万树撰《词律》，认为这一词牌的意义就是“卖卜算命之人”。吴镇，就是卜算子。

我没有找到吴镇与倪瓒之间往来的文献资料。他们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敬意与温情，隔太湖，隔着二十余年的时光。

诗言志。吴镇、倪瓒们次第以笔墨言志，言士子之心。

在梅花庵，这一天雷声阵阵，雨中红梅，像正在锻铸中的新铁器，插入水缸，彤红，嘶嘶作响——春天，

一个大象无形的铁匠，紧盯着梅花旁边废铁一样的我？

7

将鸡蛋搅拌均匀，倒入油锅内摊成蛋皮，晾凉，切成细丝；姜洗净，切片；母鹅洗净，沥干水分；葱洗净，葱叶、葱白分开，葱叶切末，葱白切段；紫菜洗净，撕成小片；把苏州黄酒五十克、精盐十五克、葱、椒调匀，擦抹鹅身内外；静置一小时，复用苏州黄酒三十克、蜂蜜十克调匀，抹于鹅身，葱白塞入鹅腹；将鸡清汤五百毫升、苏州黄酒二百二十克倒入砂锅内，放竹算，置鹅于竹算，姜片置于鹅身，压锅盖，用绵筋纸封口，用旺火蒸约两小时至酥烂；鹅取出，拣去姜片，装盘；鸡蛋皮丝、紫菜放入盘中，浇上砂锅内原汤，即成。

面对一盘依照倪瓒钻研出的上述方法制作而成的云林鹅，我坐在惠山镇上的小餐馆内，以口腹，体会一个前贤的人生五味。

病从口入、口蜜腹剑、祸从口出、口诵心惟、口径、口口相传、口惠而实不至……显然，口感就是时代感、命运感。

以鹅为中介，我眼前似乎浮现出倪瓒在厨房烹调美食时那刀工的细腻、身影的欢乐、釜上气一般蒸腾的才华。面对宣纸，亦应大抵如是——一纸湖山，就是一釜食粮。倪瓒自言“逸笔草草”，其实并非草率不羁，实乃简从繁出——运笔如运刀，每一笔、每一刀都如同折皱皱，如同他那英挺

沉着的小楷。

倪瓒研究这一菜品时，强调要使用苏州黄酒。他大概对比过各地黄酒与一只鹅之间互动关系的差异。

鹅肉的香、蜂蜜的甜、黄酒的绵软、姜片的老辣……混合而成小规模太湖烟雨，入我肠，动我心。吃了这只鹅的十分之一，微醉。更相信倪瓒是有趣味、有癖好、有定力的文人，绝非寡人孤家浪荡子——“人无癖不可交也，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山阴人张岱如是说。张岱应该像袁枚，喜欢倪瓒这样有洁癖、不苟且的人。

元朝以后，至晚清、民国，在长江以南、太湖周围，出现无数倪瓒、张岱、陈老莲、徐渭、袁枚、李渔、祝枝山、文征明、唐寅、仇英、张宏这样一类癖好各具的天真文人，与宫廷里那些案牍册页中的媚意与谄姿，一别两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固一方水土——倘若没有了倪瓒们这样有趣有情之人的存在，这南方、这尘世里的生活，还有什么可值得眷恋？

把剩下的鹅打包，我提着，起身，瞥见后窗外的小院里，有一只鹅站在笼子里，抬头盯着屋檐下悬挂的一排风干的鹅。

沿镇子上的石板路晃荡。傍晚，游客寥寥。过横街，走直街，再越宝善桥——那倪瓒祠堂、范仲淹祠堂已经闭门。祠堂旁边的惠山泥人店，有一群鲜艳的泥人热情包围我。系着围裙的老师傅在灯下工作，手中泥人正

在成形。我问他，这泥巴有什么特点？他头也不抬：惠山上的泥，天下独一无二，像宜兴烧陶的紫砂泥，也独一无二——无锡，泥好——你好！大概感觉自己说得有趣，他笑了，才抬头看看我。眼神纯净，六十多岁的样子。他说，与泥巴打了一辈子交道。这店，也准备关了，徒弟都去上海、深圳挣大钱了。镇上的泥人店已经不多。

张岱来过惠山，在《陶庵梦忆》里写到：“店精雅，卖泉酒、水坛、花缸、宜兴罐、风炉、盆盅、泥人等货。”这泥人，用惠山下一种细腻、纯净、可塑性强的黑泥捏制，而后彩绘开相。我问师傅，最困难的是哪一个环节，他说：配色。红要红得鲜艳，绿要绿得娇嫩，白要白得干净。

惠山泥人艺术始于南北朝，盛于明清，此时期，镇上的祠堂群开始形成规模。守护祠堂的祠丁，大部分时间很无聊，渐渐也成为手艺人。每家祠堂门口都设有泥人店，店后即为泥人作坊。祠堂祭祖时上演的戏曲，也启发了手捏戏文的出现，神人共欢、红绿交加的景象，也更易于招引倪瓒、范仲淹们的灵魂，时时回归于烟火人间……

买了一个“大阿福”泥人，出门。大阿福的姿态是喜悦的、世俗的，有些像我，不像倪瓒。街灯亮了。一处略显凋败的古宅前，众人群集于巨大方桌周围，举行某种仪式。鞠躬。唢呐独奏。桌子上蜡烛燃烧，摆有装满葡萄、香蕉、花生、枣、橘子、鹅、鸡的碟子。肩扛摄像机的记者在现场

采访报道。原来，此处古宅将被拆迁，需要一个仪式，以敬告二百年前建造这一古宅的祖先，赢得他们的谅解和宽容。

暗含旧事前欢和未来种种戏文，一座惠山，累了，就隐入黑泥般的夜色沉沉大睡。

8

倪瓒所在的元末明初，处于惠山泥人艺术的成熟期之前。或许没见过又红又绿又白的“大阿福”。他也不需要这三种颜色来抒情。表达流水，一概是空寂的宣纸本色。其他画家往往用鱼鳞纹、渔网纹来一笔一笔说明波浪，倪瓒不屑。

简单、稚拙，像孩子，就是倪瓒，倪雲林。

在惠山下、太湖边的旅馆里，翻看中国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的《倪瓒作品精选集》，我才知道，倪瓒首创了中国画“一河两岸图式”——前景为近岸、树木、空亭，中景为河流、沙洲，远景为对岸上的山脉、树木。其作品，大都是这一图式的不同变化。

那空亭，与我故乡南阳诸葛亮隐居躬耕时的草庐，外形酷似，内涵已迥异。那一座著名草庐，天下重视，被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顾、再顾、三顾，现在成了一个风景区。倪瓒的空亭，只供清风云朵路过或栖息。一河两岸，就是承认与理想中的世界存在巨大间距，但并不放弃精神的超越，所以，空亭在此岸。在此岸、在尘埃满面的现实中，有空亭，一个人清空

身体、腾空而起成为云朵清风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在倪瓒的画面中，一叶舟筏都不必出现——他已经把自身作为隐蔽的虚舟孤筏，投入墨水、湖水与河水——渡。

一河两岸，让我想起元杂剧、昆曲、京剧舞台上的一桌两椅。与复杂的西方戏曲道具艺术相比，中国戏曲不需要布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是全世界，就是百年人生，足以言情与叙事，唱念与做打，还乡与远征。倪瓒的一河两岸，与繁芜的西方哲学、宗教学、美学并峙，让汉人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与救赎。“在自己的身体上克服一个时代”，尼采如是说，倪瓒如是行——以“虚”与“孤”，来克服元末与明初的“实”与“众”。

于我等而言，又何尝不是面对着种种的“实”与“众”？如何去克服或者……雌伏？

太湖波光闪烁如一卷宣纸，湖中三岛隐约，如墨痕。游船和渔船时而闪现。快餐盒、饮料瓶、避孕套、卫生巾、拖鞋、塑料泡沫板……这些倪瓒没有见到过的新时代事物，狂欢的后遗症，被湖水拒绝，排斥到岸边草丛里、乱石间。清洁工人们戴着口罩、袖套，穿着胶鞋、捏着铁钳子，在湖边清理，像社会学家、外科医生、出版社校对员。这些新生事物、后遗症，有可能出现于后现代绘画、装置艺术中，表现“污浊的生活”这一主题？我不会到这样的美术馆中去欣赏、评论、欢呼。

在南方中国，我有一河两岸、一

座空亭，足矣。

9

惠山因晋朝僧人惠照来此隐居而得名。

惠山寺建于南北朝。寺内，两棵六朝时期种下的古松，树皮纹理苍然。倪瓒或许就是在这松树下出神，琢磨出了折皱皴画法？

松下一石，状如床榻。李白的叔叔李阳冰躺上去。风中松涛，让山下湖水声有些恍惚。他也有些恍惚，在石头上题了“听松”二字。据说，这块石头最初能够伸缩，随着躺在石头上的人身体之长短而变幻不定。后来，一狡黠孕妇躺上去，这石头就失去了神性——它无法对这长短叠加、纷纭不定的一个人或者说两个人，作出判断和回应——恢复天然石性，处变不惊了，也好。

民国时期，阿炳常来此地走神。除了名曲《二泉映月》，他还创作了《听松》。一把二胡，的确状似孤松。蛇皮蒙于琴筒，花纹类似折皱皴。运弓如风动——“风入松”，这一词牌，倪瓒写过。大学时期，我曾经是学校民乐团的二胡手。后来放弃这一爱好。深层原因，还是恐惧于二胡曲的孤独与哀凉吧。钢琴家的命运似乎大都比较较好，有一个乐队衬托着，显得壮阔华丽。我似乎是一个热衷于在熙熙攘攘的乐队中隐身的人，也就丧失了独奏的存在感。

但“孤独与哀凉”，岂是某一种乐器的意志？实乃一条必要的道路，通

往自我的完成。

倪瓒爱松、爱石头、爱二泉，就是爱孤独与哀凉——松树、石头、泉水之外，这半山竹林也同样是他深爱着的事物。竹叶片片形似汉字中的“个”“介”“人”，仿佛一个个狷介之人，苍苍然，如同泼墨。倪瓒与朋友在石头上听松、研究烹茶技艺，看通往山下小镇的一层一层石阶，一笔一笔淡了下去……当然，他不知道自己后世的声名和祠堂。自然，会想到陆羽这一前人——用茶叶、泉水、陶器、火焰，来克服动乱中的时代，是一个文人活下来的秘诀？甚至，倪瓒会想到陆羽爱过的湖州女诗人李冶，其诗《八至》：“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至色至空人生？秋风透彻天下凉。喝茶吧，暖身复养心。

突然，倪瓒灵机一动，以核桃、松子和面粉，组织出山石外形，放置

到茶水中，命名为“清泉白石茶”。很快，这一构思就风靡江南，被俗吏雅士们模仿——嘲笑他而又追从他，像一个时代，造就他就必须排斥他。但这嘲笑、追从、造就、排斥，对一个孤虚之人，无意义，“一说就俗”——倪瓒沉默，我也就无话可说。

在上海，我粗饮茶——一把茶叶扔进杯子，热水注入，茶叶激烈浮荡。我背对倪瓒和元末明初粗饮茶，他看不见，否则会与我绝交，拒绝这隐秘的纸上交流。他或许不会允许一个芜杂尘俗之人，写他爱过的这些山、泉、松、石。但写作，就是洗尘。

一个人要么遇到倪瓒，要么遇不到倪瓒。我在惠山遇到倪瓒，辨认他所处的时代和江南，内心必有所变化，像一尾大鱼游过太湖，湖面的波光山色就会剧烈动荡半个时辰；像一行汉字游过眼前白纸，这纸里粉身碎骨的草木枝条，也会隐隐想起春风野外。

汗漫，诗人、散文家。生于中原，居上海。有诗集、散文集《片段的春天》《漫游的灯盏》《水之书》等。

揭开时间的面纱

李德武

1. 时间的异化

当生命成为化石，时间异化为一种痕迹和硬度，它在挤压中保留下最后的形态。几乎浓缩在一个平面上，一小段脊柱骨的线条，它并不显现为宏大、旷古、遥远，甚至虚无，而是显现为沉寂——默不作言。

当钟声以其不变的方式重复敲击，时间异化为一种声响。它从一个受发条控制的机械结构里逃脱出来，在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单纯和空灵。无法丈量它的长度和亮度，一瞬间，它弥散在广大的虚空之中，它像光秉持绝对的公允，抵近生或死的耳鼓。

当记忆被过度镌刻和复述，时间异化为一个秘密，一个由于过度彰显而造成的秘密。在努力留存中，时间比以往消逝得更快，以至于一个简单的故事演化为无穷的解读。我们被这些杂乱的解读带离原地，找不到出处和归处。时间成了时间的叛逆者，或弃儿。

当愿景被过度描绘，时间异化为欲望和欺骗。时间预支了它的未来。它被壮大为一种度过当下难关的勇气，被表述为一个不存在的必然存在。时间在贪求它自己中挥霍掉自己。

在一个逐利者的眼里，时间异化为金钱；在战争中，时间异化为胜败；在无聊和绝望者心中，时间异化为痛苦和煎熬。时间的重要来自我们对时间的需要，时间从来都不是它自己。

我们不是受制于时间，而是时间正被我们割裂、肢解、摧残和挥霍，甚至抛弃。我们没有予以时间应有的认识和尊重，我们只知道向它索取，或向它泄愤。我们称它为暴君，称它为死神，都是把不该时间承担的责任推卸给时间。在同样的时空中，有人欢喜，有人悲愁，有人正在出生，而有人正在死去。时间是

无情的，但事实上，时间被赋予了人的情感。

时间是无力的，时间毫无作为。死的威力和时间无关，而和死本身有关。生的威力也和时间无关，生的威力和生本身有关。一个生命意志坚强、身心健康的人，尽管到了该死的年龄，他依然可以长寿。而一个想自杀的人，尽管他青春勃发，时间也挡不住他迈向死亡的脚步。生死的界限借助时间来计量，但并不是时间决定生死。正如一把丈量距离的尺子，并不等于行走和距离本身一样。人的生命有长有短，这不是时间决定的，而是生命自身决定的。春秋更替，草木枯荣和时间无关，和雨水、温度、光照有关。春夏秋冬作为时间的标记是平等的，是无差别的，不同的是彼此的空气湿度和温度。

作为尺子，时间可以折叠、卷曲、延展，它可以向前量（未来），也可以向后量（过去）。时间的刻度是我们规定的，它可以是格林尼治时间，也可以是非格林尼治时间；可以是北京时间，也可以是纽约时间。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时间始终都保持着刻度规定的多样性。人们把不自由的责任归结为时间的有限性，因此，哲学家把对时间的摆脱当作探寻自由王国的出路，比如康德和柏格森，都试图跳出时间和运动的关系，来理解时间。康德认为，时间隶属于人内在性的一部分，即我们的生命决定了我们的时间。柏格森说得就更加明确，他说唯一的主观性就是

时间。不过这两个人最终都把时间异化为别的东西。康德把时间异化为“纯粹理性”，而柏格森异化为“自由意志”，相当于他们分别给时间标定了自己的刻度。

钟表按照他的刻度周而复始地循环，它告诉我们时间。我们规定一圈为12小时，一小时为60分，但我们也可以规定一圈为8小时或16小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让表逆时针走，或者调快或调慢，把一个公共的时间变成个人时间。如果这样就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你就可通过规定时间的刻度让自己轻而易举地实现自由和独立。甚至如电影剪辑一样，你也可以通过某种手段，重现编排生命的秩序和结构，把你认为重要的、必要的部分串联到一起。不必把自己绑定在所谓线性时间的枷锁上，认为生命是连续的运动过程，实际上生命遵从跳跃式、不确定变化原则。正如佛陀告诫我们的一样，刹那间，如露亦如电。

2. 人对时间的找寻

我们知道人在远古的时候就开始了时间的找寻，这是人由生存决定的需要。这种找寻虽有阶段性、目标和方法上的不同，但从未停止过。可以说人对时间的找寻是对自身的找寻，正如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所写的那样：

我将和你讨论天与神的最高体

系，向你揭示天下万物的起源与根基，自然怎样用以创造、增殖、养育万物，然后，当万物死亡，又把它们分解还原……

天与神始终是人找寻时间离不开的两个方向，尽管人常常追问的是“我是谁？我从何来？归向何处？”从远古的占卜、巫术到宗教神话，从古希腊对宗教的反对到对真理和理性的追求；对对自然科学的发现探索到哲学本体论的不断更新和丰富，时间被我们放大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作是一个有着先在决定性的线性轨迹，因为这个轨迹不可战胜，因此，时间也常常被看作是命运，或上帝的意旨。在依从和祈求中，人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无助，以及面对生老病死的痛苦与无奈，让人们把对自身存在的关注投注到对外界力量的关注上。人们渴望什么就创造出一个怎样的神，比如人们渴望自己无所不能又永恒存在，于是，人们就创造了上帝。在了解上帝创造世界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圣经》是一部人类的作品。人们需要一个恒久的充满阳光的居所，于是人们创造了天堂；人们需要一个没有烦恼痛苦的居所，于是人们创造了佛教；人们渴望长生不老，过着仙人的日子，于是人们创造了道教。

道家思想最早发现人和天平等的关系，提出“天人合一”说，但这不等于说人可以和天平起平坐，人可以决定必须由天决定的事情，道家看到的是在存在上，人性和天性具有相似

特点，仅就道而言，人与天是一致的。考察到具体事情，人不仅受制于时间，也受制于地理环境，所谓天时、地利，因此，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如果到不了“道法自然”的境界，就不能与天合一。道法自然即自然而言，人有太多的欲求和主观想法，人的困惑和痛苦不是天造成的，或时间造成的，人的困惑和痛苦是因为人不能像天一样按照道行事，做到自然而言造成的。

但人在地上面临的最大的困惑不是人和天如何共处，而是人如何与人如何共处。战争的杀伐，君王的残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让生活苦不堪言。由人的生死延展到族群与国家的兴衰，共同利益给人的存在提出了新的挑战。时间也从个体生命的存亡扩展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亡。成败的经验诱导人们把目光投向过去的记忆。此刻，时间不能表现为过去，时间作为经验表现为过去，用以记录经验的也不是时间，而是语言。因此，历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事件存在概念或语言概念。时间只存在于当下，过去时和未来时都不是时间本身，而是事件变化的绵延。笛卡尔最先创造了绵延这个概念，他不想用时间来表述，因为他不希望把一切存在都归属于时间的主宰，于是他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声言：“我怀疑，我思考，因此我存在。”斯宾诺莎对笛卡尔的这一理论有一段精辟的总结，并回答了什么是时间这一问题。

笛卡尔把事物的无限延展过程叫

做绵延。斯宾诺莎将绵延解释为被创造事物保留在它们自身现实性的存在，并把这种存在和整个存在之间上的差异归结为人思想上的不同。这种绵延也是考察事物整体性不可或缺的，因为抽出事物的绵延，整体性也就不存在。为了确定这事物的绵延，我们拿它同具有稳固的和确定的运动的那些事物的绵延作比较。这种比较就叫时间。

“因此时间并不是事物的状态，而只是思想的模式，或者像我们所说过的，是一种思想的存在物。时间是一种用来说明绵延的思想方式。”（《笛卡尔哲学原理》）

后来的康德和柏格森都进一步延续了笛卡尔的理论。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贡献是发现万物是由运动主宰的，而不是时间主宰的。谁最先发动了运动机制？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认为是神，即上帝发动了运动。这个认识一度被哥白尼和牛顿所否定，哥白尼看到运动来自于恒星围绕太阳转动；牛顿发现了运动的三大定律，揭示事物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似乎此时对天（科学规律）的认识超出了对神的认识。这种由科学主导的宇宙认知一直引领人们对时间的认知。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现，哲学通过本体论对时间的思考要大大落后于科学家们的考察和实验。特别是斯蒂芬·霍金提出宇宙爆炸理论，人们对天（科学规律）的认知几乎占据了人们对时间认知的主导地位。霍金的《时间简史》几乎成了关于时间的

科普读本。但至此我们真的了解时间是什么了吗？霍金提出的黑洞理论真的就解决了人们对存在的一切需要了吗？事实上，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太多的不确定之中，我们拥有了思考宇宙的大脑，却无法解决一个人的贫穷和痛苦，却无法解决永无止息的战争与冲突。天灾人祸并没有因为我们对宇宙思考的透彻而减少，人仍是一个未解之谜。1981年，当霍金会见教皇时，教皇对他说：大爆炸之后的事情是可以研究的，而大爆炸本身是不能研究的，那是上帝的事务。

毫无疑问，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科学，人们对时间的找寻都是对人自身的找寻。这意味着某种对应，即宇宙的无限对应着人的无限；宇宙的运动生灭对应着人的运动生灭。

我们一直站在人的角度看待宇宙，试图把宇宙变成一个人可以理解接受的存在，一个可以为我掌控的存在。我们动用了人所有的智慧，观察、推理、思考、幻想、模拟、实验、分析、演算、创造等等，这既是一个人类和时间互问互寻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类和宇宙不断对话的过程。我们期待找到真理，发现规律，回到天堂，但现实是不断有新的发现宣告对以往发现的颠覆和取代，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宇宙的无限是出于人思考和发现的层出不穷。我们真的能够给宇宙一个精准的描述吗？抑或像霍金所预言的那样，人类真的存在自己的末日吗？不管过去经历了怎样的发现，这些问题今天看来仍然是未知数。不过，人们

不单是从时间中寻找躲过末日的那条方舟，人们还期待探索出进入到更为神奇的世界的那条隐秘隧道。

3. 我们陷入时间编制的网里

我们对宇宙认知越深入就越不自由，宇宙决定论让时间无处不在，而所有的决定论都是对自由的排除。在分化的世界中，时间首先掌握了一统天下的权力，尽管时区存在差异，但地球时间都可以同步转化。在公共机制构建上，世界时间或地球时间机制的建立使人类的生存空间相对变小了，也变得紧张而紧迫。无论在何处，我们的眼睛都离不开钟表，我们对自身行程和生命计划的质问与提醒归结为：几点了？时间成为一个同步快速行进的机器，它随时抛弃那些忽略，甚至背叛它的人。它用落后、死亡和毁灭宣示它的惩罚，同样，它也把财富和生存的优先权赐予追逐并敬重它的人。

宇宙决定论无论是来自哥白尼的，还是来自牛顿、爱因斯坦的，甚至来自霍金的，都试图告诉我们时间并不是一个可以任由我们随意定义的概念，而是贯穿整个天地万物存在的规则和命令。人在宇宙时间面前只有遵从的份，而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效法的份，而没有逃脱的可能。我们看到今天在变小的地球村里，竞争无所不在，胜者就是那个抢先走在时间前头的人。而作为社会管理、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有效管理手段，时间

上的约定已经写入各种契约之中。所有的社会秩序无不显现为时间管理的有序性。上班、工作、学习、集会、旅行、体育竞技等，甚至红绿灯的变换无不是按照时间模式设计的，就像运行的列车，社会的一切都按照编排好的时刻表在运行。人已经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一张庞大的时间之网。并且，越是发达的、文明的生活，时间对人的约束就越严谨精密。如同越是精密先进的机器，越是不需要复杂的指令一样，如果我们仔细辨析就会发现，发达生活的公共语言也变得简单、僵化和重复。这导致人的语言能力和个性话语的退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被时间机器约定下的语言指令通约。人不再作为独立、自由的主人存在，而是作为接受指令的某个机械被动地运作的人而存在。在人身上，时间作为一种觉悟和创造的本能（康德：时间是自我内感官的形式）正日渐退化，而作为一种服从的本能正日渐增强。正如霍金所说：空间和时间是一个整体，有空间的地方就有时间，有时间的地方就有空间。宇宙在膨胀，时间就在延续。宇宙一旦停止膨胀，时间也就停止，那就是世界的末日。这造成了21世纪发展的加速，一方面人类的欲求随着宇宙的膨胀而膨胀，另一方面，世界末日构成了所有人的存在危机。人们跟上时代的方式就是抓住时间，人们自我实现的途径就是最大化地利用时间。时间宣判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时间裁定一场竞技的胜负，时间规定一个王朝的寿命。在掠

夺和瓜分中，时间对人的瓜分越来越快。时间从各个地方向人发出指令：该起床了！该吃早餐了！该上班了！该赴约了！该登机了！……开始吧！结束了！继续！慢点！快点！正好！出场！退席！……在这些指令中，时间不仅仅是某个时刻的标记，它还是权力、利益、成功、毁灭等指令运行的按钮。人越是参与到组织之中，时间显示出的权力性就越突出。人的自由在组织中被剥夺，表面上看，人的利益和组织利益合二为一，人为其利益支付了行动的自由；但深度上看，人被剥夺了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有人把最高的自由看作是思想的自由，但假如剥夺了一个人思考的时间，就算这个人再有思想也无能为力。我们的身心植入越多时间指令，我们的心灵就越没有空间，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就越趋向固化。

柏格森在论述时间与自由意志时说：“人类的种种印象，其固定的，共同的，因而不属于任何私人的因素被储藏在简单而现成的字眼里；这些字眼压倒，至少盖住了我们个人意识之种种嫩脆而不牢固的印象。个人意识的这种印象若要得到平等的条件以进行斗争，则它必得用明确的字眼表示自己。但是一旦这些字眼被形成了，它们就即刻反过来损害那产生它们的感觉；创造这些字眼本来是为了证明感觉没有固定性，但在被创造后，这些字眼却会把自己的固定性强制加在感觉上。”（《时间与自由意志》）

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由多

方面构成，按照行为类型划分，其中包括公共的或组织时间、社交时间、宗教活动时间、家务时间、个人时间等，除了个人时间人可以自由支配以外，其它时间都预设了简单的指令。这些指令以语言的形式强制而明晰地传递出不同时间内需要从事的事务，以及礼仪规则、话语形式、对应情绪和思维等等。人不断转换自身的角色，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纯粹的人，人有着多重身份和多重面孔。在这些角色中，人很难保持其思想、态度、言行的一致性，每一个时间指令都携带着与之对应的规则和目的，除了个人时间呼唤人本真的意图以外，其他时间都几乎命令式地要求人服从。这导致了人的内在分化，一部分人由于携带太多的非个人时间指令，习惯于无我的行为，通过把非个人时间异化为自我时间来替代丧失的自我。另一部分成为自我捍卫的矛盾体，他又要服从非个人时间指令，又要捍卫属于自己的时间，这种冲突加剧了一个人心灵的痛苦和人格的分裂。柏格森把人的这种分裂描述为“两种不同的自我。一个是基本的自我，一个是基本自我在空间和社会的表现。”柏格森认为只有前者是自由的。他对此进一步描述道：“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之外，几乎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而只看到自己的鬼影，被纯绵延投入空间之无声无嗅的一个阴影。所以，我们的生活不在时间内展开，而在空间展开；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生活，而是为了外界

而生活；我们不在思想而讲话；我们不在动作而被外界‘所动作’。要自由地动作即是要恢复对自己（时间）的掌握，并回到纯粹的绵延。”（《时间与自由意志》）

需要指出的是，人在时间的认识上与宇宙决定论的对抗始终都没有停止过。柏拉图就认为世界从属于一个最高的目的即美。他认为人应该有一双艺术家的慧眼，从颜色、形象、声音、思绪中夺得的那幻影般的残痕，那是有价值的东西。他相信，一样东西，一个人愈是精微、稀薄、消逝，其价值就越增大；愈不实在，就愈有价值。愈是理念就愈是存在。他宣称：“你们视为现实的东西仍是一个谬误，我们来了，我们愈接近理念，就愈接近真理。”

笛卡尔率先摆脱二元对立，把对人自我的思考和对宇宙的思考分开，提出宇宙的运动是神决定的，而对人来说，“我怀疑，我思考，故我存在。”斯宾诺莎则在笛卡尔的理论上提出：“以稍纵即逝东西的价值，蛇骨上迷人的金色闪光，反对永远不变的东西价值。”

这种分层思考时间问题的方式启示了康德，他索性在自然科学和纯粹理性之间划一条鸿沟，把自然科学隔离在一个独立的区域内，而把纯粹的认知划入另一个区域。在分区讨论中，康德消除了所谓的古老敌意，也正是这样的消除，让他看到时间不是从任何经验得来的经验概念。时间是作为一切直观的基础的必然概念。时间是

先天给予的。时间不是一个推理的概念、或所谓一般的概念，而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因此康德总结说：“时间不是某种由于其自身而存在的东西，时间也不是某种最为客观的规定附属于事物的东西，所以，如果把对于时间直观的一切主观条件除掉，时间就不存在。……时间不过是内感官形式，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内部状态的直观形式。时间不能是外部现象的规定，时间与形状和位置都不相干，时间只牵扯到在我们内部状态里的诸观念的关系。”（《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

尼采更是以惊人之语说出：世界是伪误的，在一个根本伪误的世界里，真诚是一种反自然的倾向。这种倾向仅仅把感官当作伪误之特殊的更高的乘方的手段。简单，一目了然，不自相矛盾，持久，依然故我，没有褶皱、魔法、帷幕、形式，人就这样按照自己的形象设计一个“上帝”。为了能够真诚，整个人类都必须十分清白、幼稚、可敬，每种感官都必须有利于真诚。谎言、阴谋、伪装必须引起惊诧。

针对自然科学对真理和规律的探究，尼采说道：“求真理的意志就是制造坚固，制造真实的持久，无视那种伪误的性质，把它解释为存在物。所以，‘真理’不是存在于那里，有待发现和解释的东西，而是有待于创造的东西。哲学的迷误是由于人们并非把逻辑和理性范畴看作功利目的整理世界的手段（因而原则上是一种有用的错误），而相信他们是真理性或

实在性标准。”事实上，“真理性标准”仅是这样一个原则上的错误体系的生物学上的有用性。其目的就是以一种有利的方式自欺：手段则是为此发明的公式和符号，借之把令人眼花缭乱的杂多还原一个合目的、使用方式的图示。我们看到一种可怕的颓废工具在我们面前操作着，它保有最神圣的名义和姿态。而每个人都当唤起伟大的自我的意识，意识到自己不是个体，而是人类，让我们充满激情和意志力，让我们沉思，让我们回忆，让我们走遍大街小巷。

4. 解脱时间之路

有一天，英国首位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和妻子一丝不挂地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读弥尔顿的《失乐园》，这时，有人走来，他朝来人高兴地喊道：“进来，这就是亚当和夏娃，你知道吧。”他活在时间之外，尽享天真的快乐。他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叫《天真的预示》——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儿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梁宗岱译）

尽管没有人能阻止太阳周而复始地升落，但人们并不情愿成为绑在太阳神战车上的囚徒，作为有灵性的生命，人们发挥他神奇的想象力和感知

力，自由遨游于时空之中。这首诗所描绘的世界超出了时空的常识与界线，也是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但却让我们感到亲切与美妙，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我们被现实局限与逼迫的自由世界之门。同时，所谓的时空对应论被破除，小中有大，短暂中有永恒，美的事物哪怕仅仅是一朵花也是一座天堂。这让我们想到柏拉图，他认为世界所述的最高的目的就是美。正如尼采所批评的那样，时间的有效性都是从属于功利目的。因此，摆脱时间的缠缚和压迫只需要放下对功利的追求即可。布莱克从当下找到了回到失乐园的路径，只是他和妻子不是偷吃树上的苹果，而是一起读诗。当他们远离尘嚣和一切世俗之见，他们就是两位天真的天使。神化与现实，过去与当下在他身上合一。这并不仅仅是思想的魔力所致，还有他对语言天才的创造。这首诗固化了布莱克的情思与感受，并且，携带着他永恒的欢喜和自由，至今在世界各地流传。时间是冷酷的，瞬间即逝的特点使得时间无法被分享，但诗歌让时间凝固，并成为一种美的形式，正如荷马用史诗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特洛伊之战。

同样作为语言，科学和真理的语言远不如诗的语言和艺术的语言具有更稳固的共时性特征。也许作为近代欧洲哲学之祖，西方媒体推出的千年伟人笛卡尔的话更能令我们清醒地看待自古以来哲学家们的箴言和高论。他在《方法谈》中自白道：“关于哲学我将无所说，但是，哲学为几百年

来最好的心灵所培养，然而，无一件事不是在争论中，故结果无一件事不是可疑，我也绝不希望能在哲学中遇着更好的意见。在一个相同的题材中也不知有多少不同的意见，并且这些意见均为著名学者所支持；虽然这些意见绝不只是一个是真的，但我以为凡是或然的都是伪的。”

尼采看得更为透彻。他说：“人最终在事物中找出的，无非是他自己塞入其中的东西：——找出，就叫科学；塞入，就叫艺术、宗教、爱、骄傲。哪怕两件事本是儿戏，人们也应该继续做下去，并且鼓足勇气去做——一种人去找出，另一种人——我们这种人！——去塞入。”（《偶像的黄昏》）何谓塞入？就是对世界赋予诗意。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而与之相反的运动是艺术。游戏——无何可用——恰恰是充溢着力量的人的理想，是稚气，神的稚气，嬉戏的儿童。

“儿童”在哲学和艺术里代表着人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本性和初心。老子甚至把婴儿看作是人最高的存在形态。他在《道德经》中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曩曩兮若无所归。”儿童不仅仅是对孩子的统称，而是关于纯真、如是、欢乐的代名词。我们每个成人都经历过童年，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远离孩子的天性？这是因为我们受外部世界，即非私人时间的诱导，被动适应外部世界所致。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首先要有内在

自足的心灵，唯此，我们才能有力量通过艺术的形式改造世界，乃至创造世界，用我们赋予事物的诗意使事物丰盈和光彩，并映现出属于我们自身的生命快乐。

在一个机械复制时代，时间作为一种硬性机制被强行嵌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本雅明不无忧虑地说：“艺术的社会意义越是多地被减少，观众的批判和享受态度也就越是多地被瓦解了。”（《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但诗人和艺术家从未放弃对个性化创造力的开发和表现。面对照相技术，罗丹说：“真诚的是艺术家，骗人的是照相，因为现实中时间是不停留的。”而对塞尚来说，颜色就是我们的大脑和宇宙相汇合的地方。达利则在37岁时给自己的墓志铭写道：在内在性方面，我是不可捉摸的。

最能体现时间艺术的就是电影。德勒兹超越哲学和艺术的界限，用哲学的思维和审美的眼光，对电影的时间、影像作了细致的分析和归纳，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电影如何在创作上将时间和运动分离，使时间成为一个可以被操作、剪辑和表现的影像语言。就好比康德或柏格森在他们自设的体系内研究时间问题，德勒兹在纯粹影像中摆弄他的“时间晶体”。

他试图打破哲学和美学的阻隔，将时间以美学的面容呈现出来，以艺术的多样性呈现出来，为了阐明他的思想和发现，他不得不制造很多新的概念，但他就好比是一块钻石，通过不同的面折射出20世纪思想最为耀

眼的光芒。他在描述纯视听情境电影时总结道：“运动不再仅仅是不规则的，而且这种不规则现在具有了自身价值，并把时间界定为自己直接原因。‘事件挣脱了自己的锁链’：它挣脱的是世界上各种行为，以及世界运动束缚它的锁链。它不再是依附于运动的时间，而不规则运动反过来依附于时间。”（《时间—影像》）

德勒兹在拆解时间线性结构上，提出了多元结构构想。这些结构的呈现通过影像体系和对应的符号语言来标志。这个影像体系和符号语言对应如下：

运动—影像：时间线性符号

时间—影像：事件片断无序组合符号

回忆—影像：经验记忆符号

梦幻—影像：虚拟视听符号

世界—影像：假定环境符号

所有这些符号都在完成对时间的描述。但这里的时间不是普遍意义的时间，而是不同的人看待生命、世界的视角、方式和生存态度。这意味着时间存在着无数种方式，时间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东西，而只是我们描述生命和世界的视角。事物也并不是事物本身，事物是描述时间的符号。这些符号的组合关系构成影像世界。也就是说通过时间符号呈现的影像世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客观），而是对现实影像的描述（主观），但没有哪一个时间影像不与现实有关。对此德勒兹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叫晶体—影像，犹如诸多影像在现实影像面前

存在一个镜像，使得诸多影像找到和现实影像的连接点。

晶体—影像的理论基础来自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叶尔姆斯列夫把语言切分为序列和系统，并对系统平面之间的关系作了界定。晶体有无数个面，彼此互为映射，互为始末，所不同的是叶尔姆斯列夫重点分析的是语言结构，而德勒兹将语言换成了影像。德勒兹对晶体—影像的研究目的和使命遵循了语言学的模式——使影像脱离时间、历史和外部世界的束缚。

当然，德勒兹的这些观点也难免不存在争论，难免不可疑。不过，我们看到电影并没有让我们停留在对世界的幻觉之中，而是对世界的创造之中。不管我们参与其中的时间长或短，我们都通过电影在黑暗的影院里度过了欢喜的、忘我的时刻，甚至，有的电影或角色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永久的印记。

作为诗人，我能说出的最诚实的语言是诗歌。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这篇文章，这首诗的题目是《滴水居》，这首诗既是关于时间的，也是关于空间的，它来自我禅修的真实体验。

边界终将消失，一滴水

小到不可分，这样好，我可安居

李德武，1963年出生。诗人、评论家。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窒息的钟》《逆光》《中转站》等。现居苏州。

密西西比河某处（一）

于 坚

我年轻时代听到过一支美国民歌，叫做《谢南多》，是我的朋友老卡唱给我听的。老卡当年写小说，因为崇拜卡夫卡，就把原名改为陈卡，他高大、挺拔、英俊、黑亮，打篮球，在大学的球场上奔跑，扣篮，白球鞋凌空一晃，令女生怦然心跳。有一段时间与老婆不合，跑到我那里住，这个歌就是他教给我的。老卡如今浪迹天涯，不知所终，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他在我们每个人都用上电话之前就失踪了，就像杰克·伦敦小说里面去了育空河的淘金者。

《谢南多》

哦，谢南多
我永远怀念你
滚滚的河啊；
哦，谢南多我永远怀念你
我渴望见到你

我们要远去,要穿过辽阔的密苏里。
我想再看看你那微笑的山谷,
倾听你澎湃的涛声。

我们要远去,要穿过辽阔的密苏里。
最后一次见到你和倾听你奔腾的
流水

已经七年过去了。

离开滔滔的江河,驶向无际的海洋
我从来没有这样心绪缭乱,
别了,我们将穿过辽阔的密苏里。

一个曾经与你朝夕相处的人忽然就无影无踪了,我们从未通过电话,电话是在他失踪三年后才开始疯狂地蔓延开来的。如今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人可以离开电话了,在医院五官科看耳朵的全是有手机的人。我上中文系的时候,有位1982年就去过美国的大学老师,教语言学的,上课的时候讲另一位老师的笑话,说是有一日忽然有电话找,这是老先生这辈子的第一个电话响了,老人家抖抖索索拎鞋子般地提起话筒,捏牢来听,电话已经断线,电话里面传出忙音,吓得摔掉电话,大叫,它在叫!它在叫!捂着耳朵逃走了。这个去过美国的教授哈哈大笑,他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事了,我们鸦雀无声地听着,我们大多数与那个老先生一样,一生中的第一个电话还没有打来,还在憧憬着呢!那时候电话只是学校领导的办公室里才有。我与老卡的关系是没有电话的关系,他经常忽然来到,敲门,用只有他才敲得出的节奏,那时候门铃还没有被制造出来。他站在门

口,笃笃笃地敲三下,一开门他就跨进来,从帆布挎包里掏出来一包卤牛肉、一包脆花生、一包油炸土豆片、半瓶白酒以及一本歌谱或者一篇小说。那时代我与我的朋友们的关系有种神秘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不期而至,有人敲门,你不知道在门外站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挺着一对丰乳的阳萍,她崇拜西方文化到了满地打滚的地步,后来终于嫁给一个小个子的背着个脏兮兮的旅行袋的希腊人,年轻的脸被一笼金黄的大胡子裹着,我们说她嫁给了柏拉图。柏拉图是个小个子的男人,我们是从阳萍和这个叫做苏格拉底的希腊司机手拉手在吹箫巷里漫步的时候才意识到的,之前我们一直以为柏拉图是一个没有肉身的存在,空气、冬天的雾、汽水什么的。阳萍如今住在莱茵河岸的一处城堡里,目光呆滞,唱秃头歌女之歌。有人敲门,敲得很有力量,理直气壮,我开门,站在外面的是大个子老卡,进入我的房间,“我学会了一支歌”,笑得就像一位歌星,仰头就唱:“遥远啊,滚滚的河。”他为学会了一支美国歌曲而得意,歪着头,叉着腰,似乎他正坐在密西西比河的激流之上。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你生命里出现,只是为了教你一支歌,然后永远消失。老卡消失了,我一直唱着他教给我的《谢南多》,这支歌成为我自己的歌。它是关于河流的歌曲,忧郁、朴素、深沉,来自密西西比河的一条支流,据说是献给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女儿的,棕色皮肤,

厚嘴唇。所以，当我在多年之后来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老卡，想起那个遥远的时代。

我记得1983年的某一天有人告诉我，有个叫做爱伦·金斯堡的美国诗人正在昆明，住在一家旅馆里，将在云南大学外语系的一间教室演讲。外语系在公路对面，没有与校本部连在一起，里面是一栋栋小型别墅，住着教授、花园、郁金香和蔷薇，高深莫测，里面出来的人，都是一副马上就要“出国”的样子。金斯堡就在这种地方演讲，并且带走了坐在第三排的一位男生。谣传那位男生听说可以跟着金斯堡去美国，马上成了同性恋。我不知道爱伦·金斯堡是谁，我没有去听他的演讲，他演讲的时候我正在疯狂地写诗，在一首诗歌里我这么写：二十岁是一棵非常年轻的树在阳光中充血向天空喷射着绿叶……爱伦·金斯堡前脚刚走，我后脚就读到了他的诗：“钥匙在窗台上 /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这个诗人令我想起惠特曼，惠特曼更遥远，那是1973年，我在昆明一家大工厂里当铆工，穿着翻毛皮鞋，蹲在钢板上焊接钢板，火花在我屁股下面飞溅。工厂经常停电，一停电我就看禁书，工厂是可以看禁书的，工人不关心你看什么书，他们喜欢玩扑克。有一天我阅读了《草叶集》，是云南人楚图南翻译的，陈实悄悄地把这本书给我，只给我看两天。“我轻松地走上大路 / 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

我的面前 /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到我想去的地方 /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读得我血肉横飞，灵魂出窍。人类永远需要这种声音，人类总是被他自己创造的文明裹挟着，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人类总是需要惠特曼之类的声音来提醒生命找回自己，再次上路。读了他的诗集之后不久，我就决定去旅行。我约了翻砂工庄健。我们去医务室找朱医生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条。他是个好哥们，就是他告诉我们在昆明外面的高原上有许多古老的部落，经常过节，火把节、三月节、马节、狗节、骡马大会……什么的，太好玩了！我和庄健在一天早上的八点钟整，太阳刚刚升起，登上了一辆前往云南西部的大卡车。字师傅是司机，彝族人，庄健的父亲与他是一个车队的，就把我们托付给他。上来！他推开车门，我们从来没有坐过大卡车，都不知道车门怎么打开。我坐好了，四下看看，驾驶室真有司令部的感觉。这辆解放牌卡车载着一吨水泥，在凸凹不平的公路上走了两天两夜。天黑了我们还开着大灯在公路上狂奔，字师傅一看就是个不怕死的家伙，随身背着一个军用水壶，里面灌满他老婆酿的包谷酒，时不时拧开盖子，倒出一满盖，一口气喝下去。那时候汽车少，到了晚上，公路上一辆汽车也没有了。字师傅把车子停在大路中央，一盆月光倒下来，将路面洗得银晃晃，我们三人站成一排，拖着长长的影子，各自尿了一泡。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到了一

个彝族人小镇，字师傅的老婆也是彝族人，就是这个镇上的人，我们围着房间里的火塘烤羊肉和玉米棒、土豆，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字师傅为我翻译了一句：“月亮嬷嬷地，你莫忙着下山，等我把哥哥的包谷酒喝干。”后来他就睡觉去了，彝族人的房子是用圆木头搭的，不隔音，他们的房间响了半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凯鲁亚克，不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叫《在路上》。后来我读到《在路上》的时候，马上想起了这辆大卡车。到了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的西坡上正在举办“三月三”集市，各个部落的人从森林、峡谷、山地里走出来，牵着马，马背上驮着核桃、板栗，柴禾、陶器、母猪、羊只、鸡鸭……什么的。许多人抱着大理石走来走去，那个地方的石头很值钱。晚上我们就跟着他们睡在山坡上，他们跳呵、喝呵、唱呵，天亮的时候，满山坡都是睡死过去的人，就像是战场，但是鼾声如雷。马没有睡，一直在吃草。它们无休无止地低头吃草。

在此之前，我成天摇头晃脑地写古体诗，崇拜王维和苏轼，《草叶集》给我的震撼强大到这种地步，我不再写古体诗歌了，我加入到浩浩荡荡席卷世界的自由诗的洪流中去。博尔赫斯曾说：“我认为所有诗体中，自由体是最难的……我觉得古典形式要容易些，因为它们向你提供一种格律。”爱伦·金斯堡的中国之行很安静，一点也不嚎叫，什么也没有惊动，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一朵西天的云彩。但他的诗歌可不同，翻译成如此崇尚

温文尔雅的汉语，依然粗狂、暴烈，刺骨，震撼生命。“一切都可以入诗”，“诗语言应来自口语，能吟唱、朗读”（金斯堡）。

青年时代关于美国的阅读让我对这个国家产生的印象就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青春激荡。多年后，我看到布考斯基的诗，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他真是什么都能写呵，这个老酒鬼！与我的经验不同，压抑是常态，自由是一种另类，需要一点点争取。写诗是争取自由的精神活动，前提是你藏好你那些稿纸。

米拉拉到了美国变得性情豪放，初一的时候她可是个林黛玉那样的人，动不动要捂着心口，要人扶着她。现在她在67号公路上驾驶着一辆绿色的切诺基，长发飞扬。激情导致她走错了路线，一转方向盘，扯马缰似的提起两个前轮，一轰油门就过了两条公路之间的隔离带，将车子掉头，驶上了正确路线。我差点儿被甩出去。哈哈，坐好！她把车子停在一个水泥场上，就带着我们朝着密西西比河走去。与我阅读过的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描写不同，通向这河流的是一条黄土小路。那必须是一条……了不得的路，密西西比河呵！“全长3767km。北美洲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大的河流。河流年均输沙量4.95亿吨。流域属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居世界河流的第4位；流域面积322万km²，占美国本土面积的41%，覆盖了东部和中部广大地区……”“《密西西比河组曲》

(Mississippi Suite), 美国作曲家菲尔德·格罗菲(FerdeGrofe) 1924年作。交响组曲。4个乐章。1. Father of The Waters [3:02] 河流之父。采用印第安曲调,以描绘大河的壮丽气势。2. Huckleberry Finn [2:12] 哈克贝利·芬。马克·吐温小说中的人物,他逃出家庭束缚,与黑孩子吉姆乘木筏顺密西西比河而下,此乐章用爵士乐。3. Old Creole Days [2:29] 克里奥尔人的往昔。以黑人歌曲为素材,表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对非洲故土的怀恋。4. Mardi Gras [4:06] 马底格拉节日。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四旬斋前的狂欢节。”(百度)黑人劳动在密西西比河上,黑人劳动白人享乐,黑人工作到死不得休息……《老人河》通向它的这条路太常见了。我早在云南高原上走过。有无数的道路通向一条大河,从岩石群中、从荒野、从城市公园的水泥台阶、从瀑布的咆哮声中,从水坝,从乡村,从码头,就看每个人的运气了,这条道路属于马克·吐温,那条路产生了梭罗,这条路会造就渔夫马斯洛夫,那条路只为一个麻木不仁正在感冒的约翰而备,河流在那里,永远地在那里,通往它的只是一些可疑的、犹豫不决的道路,伐出来的、铺出来的,想象中的、重复别人的、自以为是……这条小路只属于我,我来了,我看见,我将要说出。哦,没那么严重!在很多地段,密西西比河已经被处理成公园,这些公园很简单,就是一个停车场,一些牌子,画着地图、标着路标什么的,危险的

地段修点路,相应的地点有免费的饮水设备。然后一切自然,没有门票、没有那么多的小卖部、更没有标语。精心设计过,但处理成洪荒时代的样子。这一路的景象就像我年轻时代某日走过云南高原之所见,秋天的山峦中,枯黄的草、远处的树林里弥漫着凄迷的紫雾,长着蒲公英和芦苇的低地,几天前的暴雨留下的水坑,道路泥泞一段干一段,我们越过两座山峦,从一座发黑的木桥下面穿过,再穿过一片腰肢斑驳、树皮开裂的森林。密西西比河出现了,安静,就像一个老人正坐在故乡的大树下钓鱼。河面上布满了灰尘,就像多年没有打扫的大厅,一只鸟垂着长腿站在中央,河面泛起一张微弱的唱片,巴赫的练习曲。我听见《谢南多》远远地响起来。这是一支不需要人唱它自己会出现的歌,河岸上布满岩石,黑色的石头。美国消失了,英语消失了,回到最初的世界,上帝从来没有创造过国家这种东西。河流就是河流,石头就是石头,树就是树。这就是艾略特诗歌中所说的那个棕色的大神吗?是的,就是那个大神。黑褐色的,平静如湖,看不出滚滚,河中间有些抛锚的船只,有人站在船边撒尿。河岸的树木正满堂红,其间有微红、淡红、暖红、深红、黑红……彼此辉映,又造出水红、桃红、粉红、品红、绯红、洋红、嫣红、大红大紫、橘红、殷红、血红、猩红、朱红、枣红或者鹅黄、金黄,树种不同。大规模的灿烂,无边无际的灿烂,内部有什么被点燃了,并不是火焰,但

是像火焰那样疯蹿，同样的树，从这一棵到那一棵，红的程度不同，有些已经到达辉煌的高潮，有些刚刚开始，浓妆淡抹，各有道理，永远不知道是谁在化妆。我站在一棵辉煌的树下，周身被它的光笼罩，就像一头丧失了暴力的金色狮子，叶子一片片缓慢地落下，等待着王冠融化。秋天并不一把就夺去大地的王冠，如同拿破仑从教皇手中夺去那样，它慢慢地，将灿烂一片一片取去。河流两岸次第辉煌，一日日逐渐暗淡，如同漫长的落日。我从未见过大自然出现如此辉煌的颜色，真是惊心动魄，人生再怎么红得发紫，也红不过大地。与这样的秋天相比，任何壮丽的事业都显得苍白。以前看关于印第安人的电影，我深爱人类里面的这一类人，他们怎么会有那样热烈而朴素的生命，来到这土地上，我才明白。与河流两岸森林中风暴般的色彩狂欢相比，密西西比河很暗淡，就像一张印第安人的脸，更深刻的黑暗在它的下面。有一年怒江的水落下去的时候，我走到那大河的深处，看见那岩石的河床上全是千奇百怪的窟窿，黑暗里曾经有过怎样钻心刻骨的灿烂啊。就像1966年的中国革命，在革命的内部，生活惊心动魄，惨烈残酷，但我作为少年，记忆里那是一段安静的时光，城市里空荡荡的，所有的学校都关着门，到处落着纸片，我走来走去，想拣到一张太妃奶糖的包装纸，那是我少年时代见过的最美丽的纸。

米拉拉21岁的时候来到美国，

梦想着成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她出国前我们在昆明一家冷饮店为她和她男朋友送行，大家喝了许多鸡尾酒。服务员听说我们中有一个人要去美国，对我们这一伙非常殷勤。这是昆明最高档的冷饮店，政府开的，那时候还没有私人开的冷饮店。办喜事、出国的人送行都喜欢来这个地方。这个冷饮店相当大，里面有一个舞厅，我们喝了鸡尾酒，就去跳舞，那时候大家刚刚穿上牛仔裤，留起长头发。牛仔裤是从缅甸走私进来的，长头发是学着电影里面留起来的。米拉拉的头发留得最长，散开来可以披到小腿上。那时候全城都在跳迪斯科，老的跳，年轻人也跳，互相教、互相学习，相当热烈，好像是在美国跳迪斯科似的。音乐是杰克逊的，有人说成约翰逊。米拉拉被大家围在中间，她是个美人，祖籍是江南的宜兴。杨柳腰弯得像杨柳，头发甩得像一头狂怒的母马。抽到旁边人的脸上，像是挨了一巴掌。那个晚上舞厅里面还坐着许多开会的人，都不吃了，站起来看。米拉拉后来是被抬回家去的。米拉拉当时在一家剧院里面拉小提琴，男朋友是个画家。夜深的时候，我们一伙人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走着回家，彼此扶着搀着，忽然变得心事重重。三十年后的一个晚上，米拉拉悄悄从美国回来，在一个晚上回到前单位的职工宿舍，敲开一位同事的门，那位同事已经当了剧院的办公室主任，米拉拉请求他让她再回到单位来上班。这是一个传说，米拉拉把我带到密西西比

河边上后，就走掉了，再也没见过，就像一只鸟。

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的小厅里面坐着四十多个人，他们在一个月前就预约了这次签证。签证的费用是850元人民币，预约签证的专线电话费每8分钟36元。如果被拒签，交进去的850元就不退了。签证处的小厅是密封的，窗子开在高处，铁栅封住，只留着一个脸大的小格。进去的人除了签证文件和裹住身体的衣服鞋子，任何东西都不能带，还要经过电子仪器扫描尸体般地检查，那时候这玩意还很新鲜，我很高兴它证实了我是一个诚实的人。递交签证的人坐在几排椅子上，就像医院等候就诊的患者，签证官叫谁的名字，谁就到那个小窗去谈话。两个签证官都会讲汉语，样子看起来是华裔。叫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的名字时，他抱着一摞东西站起来，小跑着去窗口，足恭，光滑的地面调皮捣蛋了一下，一个踉跄，差点儿跌倒。怀中捧着的那一摞哗的一下在水门汀地面飏开去，撒得满地都是，那是各种各样的获奖证书。离我最近的一本是某省英语大赛的获奖证明。他忙不迭地将它们拾起来，拾得这本掉了那本，狼狈不堪地捧着，再次奔向窗口。离窗口还有半米，就听见他用英语大声地说着什么。签证官只说汉语。你去美国干什么？咿哩哇啦……这些证件没有用的！咿哩哇啦……你说汉语好不好！咿哩哇啦咿哩哇啦咿哩哇啦……不过5分钟，他的护照就被盖了拒签的章。青年将那

些证书放进一个塑料袋，转过身，头一昂，阔步走出去了。有个老同志在窗口破口大骂，你美国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我儿子在那里读书，你用轿子来抬我都不去！有一段对话是：你去美国搞水电工程？是的。你知道什么是负极吗？我……我只读过初中，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签证官笑眯眯的。我真的只上过初中，你看这里不是写着……怎么有涂改的痕迹呢？是填的人写错了，咕噜了半天，这个工程师拿到了签证。轮到我的时候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签证官让我在一个金属的仪器上按了两次手印，手上即可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曾经用这双手写作叫做《0档案》的长诗。为了进入这个小厅我已经填写了无数表格，盖了不下十个图章。在昆明的时候，我单位的公务员先生告诉我，表格已经用完了，让我自己去政府的一栋大楼里面取。被门卫盘问再三之后，扣下身份证，我进入一个有无数规格统一的房间的大楼，经过一个个挂着牌子的房间，走廊里空无一人，生命好像已经失踪，安静如深夜，仿佛正在进行永不结束的录音。好像形而上不再是一种看不见的思维，围棋盘升高成为真正可以行走穿越的迷宫。我成为其中的一粒棋子。终于摸进了一个房间，一位女同志慢吞吞地抬起头来，她一面用手揉着腰，一面打量我，她已经想不起这种表格了，她回忆着，就像一条鱼在回忆一个波浪，她去了另一个房间，他跟着她回来，她慢吞吞地打开一个文件柜，里面堆着各式

各样的表、无边无际的表，就像鱼舱、白花花的。我一阵绝望，那张可怜的表怎么找得到啊，那张纸实在太薄了，我愿意填写一本书。按完手印，签证官就在电脑前打击起键盘来，她敲打了几分钟，对着一个屏幕，像是在扣击一个黑暗之门，我以诗人的身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当我离开签证处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将要继续等待的同胞们羡慕、迷惘的眼神，他们里面有些人已经在这里排了数年的队，投资可观，像一个个小浪头，千辛万苦越过各种障碍抵达这个礁石般的小窗口，顷刻间粉碎。有人在大使馆外面嚎啕大哭。

美国最先是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进入我的记忆的。在我的少年时代，这个国家总是和帝国主义、越南、古巴这些词联系在一起。有时候我看见这个国家的人戴着钢盔，站在坦克车上从电影院里驶过。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举行防空演习，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占领了越南，就要来空袭昆明了。我们躲在郊外的豆地里，像鸵鸟那样把头埋进田野中的沟渠。空袭警报的巨大响声旋转在天空。我知道的一个美国人叫做林登·约翰逊，他是一幅漫画。后来，关于美国的印象被我的阅读改变了，我通过秘密阅读杰克·伦敦关于育空河淘金的小说和惠特曼的诗歌发现了另一个美国。我记得《草叶集》里的另一首诗，“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听见各种各样的欢歌，机械工人歌唱，每一个人唱他理所应当是欢快而雄壮的歌，木工在歌

唱，唱着量他的木板和大梁，泥瓦匠歌唱，上工、下工都在唱，船家为船上属于他的一切而歌唱，水手在轮船甲板上唱，鞋匠坐在板凳上唱，制帽工人站着工作站着唱，伐木工人唱，农家少年清晨下地，中午休息，日落回家，一边走着一边唱，母亲在唱甜美的歌，在工作的少妇，在缝、在洗的姑娘们也在唱，每一个人都为属于他或她而不属于任何别人的一切而在唱，白天，唱属于白天的歌——晚上，成群的年轻人，友爱而健壮，放开喉咙大声唱，优美而嘹亮。”那时我正是一个工人，甚至还当过木工，惠特曼这个诗人已经34岁，我比他年轻得多，我第一次看到诗歌这样歌唱工人，我也开始歌唱了。“北郊工厂有许多漂亮的小伙许多鹰眼都记得你 / 记得一个穿工装的气质高贵的姑娘扎黄蝴蝶骑红单车 / 你在黎明驶进上班的人流时世界突然安静了 / 你按着铃铛像一只美丽的麂子穿过宽肩膀的峡谷 / 许多胡子脸都红透了像一颗颗在雾中上升的太阳 / 天天 那些小伙子都找呀找呀慢慢骑在车上前瞻后顾 / 大家心照不宣你上白班他们也要求上白班了”（《北郊工厂的女王》）惠特曼诗歌中的美国充满生命力，年轻、健康、自由、性感、自然、平易近人，比所有的西方诗歌都平易近人。青年时代，我经常感觉到我就是个惠特曼诗歌中的人。惠特曼的诗歌深刻地影响了我，这是我早年阅读到的少数几本外国诗集之一。俄罗斯的诗歌使我忧郁，英国诗歌高深莫测，日常生

活的神秘，惠特曼唤起我的生命激情。中国70年代的生活非常单调，但在清教式的氛围中，也有健康的生命存在，因为生命太单纯。那时候我自己装配了一个收音机，那时代非常贫乏，如果你热爱生活的话，你就必须自己动手做许多事情，我不仅会装收音机，而且会装配自行车，也会制作简单的家具，我甚至种植过许多农作物，饲养过公鸡。我的收音机因为材料质量不好，收到的域外声音总是隔着几层声音，就像在一个酒吧间里面听邻桌的人谈话，而且波段不稳定，经常滑动，忽然又成了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忽然又成了某个男低音在说外语，忽然会飘出一段蓝调。你必须把音量调到最小，不能给别人听见，你还必须时刻握着旋钮，调整波段，在各种各样的杂音里把那个耳熟能详的、带点洋腔的播音员声音找回来。这是另一个美国，在我的记忆里，域外声音中的美国遥远、充满魅力，那是刺激、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危险且困难重重，它就像去育空河淘金的旅程。那时候我有几个朋友都在偷偷摸摸断断续续地听，我们彼此不知道。只是多年之后，我发现某位老朋友怎么对刚刚引进中国的爵士乐如此熟悉，他早就过了追求时尚的年纪，说起来，才知道他是70年代通过收音机成为爵士迷的。历史后退30年，这些事情被国家知道的话，我平淡无奇的人生履历就要改写了。幸好没有人知道，我把这个秘密保持到了它可以作废的时代。

《纽约到了》

飞机轰隆
 赞美成功
 纽约到啦
 大地的尽头
 出现了一群玻璃积木
 无数蜡像在里面做工
 电脑监工金融的机密
 在保险柜里庄严转动
 乘客们欢呼着去看梦
 就像大男孩的房间
 小汽车跑来跑去
 忽然机舱里响起一串英语
 然后每个人发给一张表
 像刚刚入学的小学生
 都埋头拼写起自己的名字来
 文盲就请学生代笔
 过去每到一地都要嚷嚷
 “江山如画啊！”
 现在说不得了
 默默地发呆

——摘自《美国诗抄》

飞机向下，穿过曼哈顿的上空，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纽约正在炫耀它的物质之光。我看见一个长方块的玻璃积木林立的岛，摩天大楼一座座排列直到遥远的云烟深处。好像一座非凡的墓地，死者由于我们无法理解的巨大使命而牺牲。无数的玻璃在闪烁着黯哑的光辉，组成一个几何天堂，美国人想象中的天堂难道就是这个样子？设计理念本身就含有拔地而起，凭空而至的创意。那个冷血设计师柯

布西耶参与设计了纽约，他曾经建议将老巴黎拆掉，建成一个长玻璃盒子组成的阳光下的光辉之城，他被守旧的巴黎拒绝，跑到纽约来了。曼哈顿似乎是一夜之间凭空地在一张白纸上设计并建设起来的，只有两种线，横的和直的。“西元 1609 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代表亨利·哈德逊发现了这块地方，1626 年荷属美洲新尼德兰省总督彼得花了大约现值 24 美元向美国印第安人买下曼哈顿岛。1633 年在这里建造了第一座教堂，1653 年曼哈顿成为新尼德兰省省府，并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1653 年前新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只有 800 人。曼哈顿如今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世界上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地区，汇集了世界 500 强中绝大部分公司的总部，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全世界最昂贵之一。根据 2010 年的资料，曼哈顿拥有居民 1,585,873 人，面积为 59.5 平方千米，即平均每平方千米有 26,668 人。曼哈顿街道大抵以数字来命名，南北走向称大道，东西走向称街，街又以第五大道为分界点再分东街、西街。”（百度）这是一个标准的与历史断裂了的新世界，一个文明的断崖。似乎有位西装革履的裁缝，正站在哈德逊河畔，趾高气昂地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游标卡尺，似乎未来世界的进步，都要以这把尺子来测量了。飞机下降了一些，距离那些高高矮矮的长方盒子更近了，我下意识地推了一把，以为它们就会像多

米诺骨牌那样倒下去，手被机舱壁挡了回来。摩天大楼之间的空隙是街道，许多糖块般的斑点排成一条条线，在街道上等距精确地移动着，都是小汽车，好像福特汽车工厂的流水线一直延伸到工厂以外。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玩具店，生硬地插在大地上，与大地完全冲突。后来我站在帝国大厦的顶上仔细端详这座人工设计出来的非自然的庞然大物，那些巨大的玻璃幕墙给我做梦的感觉，神秘莫测，就像被放大到巨大无比的法老王的陵墓，没有丝毫生命的迹象，威严，豪华，闪烁着冰冷的光辉，通俗的钻石，钻石内部的某种元素被抽象出来，组合成无数的几何体，我觉得我是裸体的，一丝不挂，就像挂在那些建筑物光滑的表面进行清洗工作的工人，一些微不足道的肉粒。在中国传统的关于栖居的理念中，把一个城市建造成这个样子是不可思议的，完全脱离大地，脱离树木、山水，直向着虚空而去，是非常不详的、危险的。在中国，任何建筑都要紧紧地扒着大地，要寻求自然的庇护。这是美国精神，太空而不是大地。向上而不是向下，这种传统古老而悠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旧大陆，柏拉图是一种绝对的抽象，凭空设计。基督教是一个向上的体系，耶稣是一个高踞于云端的神。孔子、释迦牟尼们总是赤脚呆在大地上，藏在古老的自然山水中。这种起源于希腊的向上传统在美国成为青春的、朝气蓬勃的东西，不再是教堂威严压抑的尖顶，而是被解放的物——

玻璃、钢材、塑料、水泥、图纸……嘹亮的飞翔。在中国，你要设计一个城市，你得先和一大堆历史打交道，那些城市永远是乱糟糟的，东拼西凑，盘根错节。中国二十世纪的现代化不得不从深圳这样的不毛之地开始，这一点倒是汲取了美国经验。为什么是纽约而不是伦敦或者巴黎创造了现代主义的新世界，因为教堂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根扎得不深。在旧大陆，人们绝望地跟着蒙克在桥上呐喊，要求上帝死去。而在新英格兰，人们在荒野上创造了新的上帝，令他成为一个年轻人。纽约也许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最后的原创了，这是想象力的终结之地。曼哈顿是根据理性的生活逻辑严密地设计出来。逻辑深藏于设计理念中，你要进入这个城市，你就得首先接受它对生活的设计。这个设计已经先验地为你安排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本来是美国人的地方性设计，是根据美国人对上帝和生活世界的想象和理解设计的，如今已经成为普世的设计。世界的机场看上去都像是肯尼迪机场的羞羞答答的复制品。事实上，世界最古老的机场正是诞生于美国（College Park Airport）。飞机激烈地抖动着，似乎变成了一颗赤裸着的飞行在天空的白色心脏，剧烈地喘气，仿佛这种抖动不是气流所致，而是乘客们心脏集体心悸的结果。每个乘客都在激动，有些乘客撤去安全带站起来，凑近窗子去看。这无法抵御的激动与数百年前某艘穿越惊涛骇浪、满载英格兰流放者的船只抵达哈

得逊湾时的激动是一样的，为了涌向这新世界的首都，人们经受了各式各样的折磨。我旁边的一对老夫妇为了去美国与儿子相聚，在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处等了十年，耗资数万。也许还有更遥远的记忆，比如我，多年以前收听外台的经历是否导致了心脏方面的毛病？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如何心一抖，迅速关闭收音机，把它藏起来。有对夫妇一直在担心下了飞机找不到行李，向空姐问这问那，这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一小片飞在天空的中国领土，只有几分钟了，稍后，你问什么都没有人可以回答了，除非你说美式英语。飞机颠了一下，在跑道上奋勇疾驰起来，冲向了最后的结局。停在肯尼迪机场，小时候我经常去昆明圆通山下的一个元代建造的寺院中玩耍，那朱红色的寺院依凭着山崖，山崖上有一个洪荒时代留下来的喀斯特岩洞，常年用木板封着，我们每次去都要朝那木板内窥视，我表哥说从这个黑暗的洞穴穿过去可以到达美国。现在，2004年的10月，我穿过了这个洞穴，来到了美国。

于坚，“第三代诗歌”代表性人物。20岁开始写作，持续四十余年。著有诗集、文集三十余种，摄影集一种，纪录片四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持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

闽赖其安

南帆

沿江的公路蜿蜒起伏，驮着集装箱的载重大卡车络绎不绝。我和太太驱车赴闽安村。午后的斜阳落在对岸，江边矗立的赭色山崖投下长长的阴影。山崖之下大片的水田，阡陌纵横，翠绿的秧苗刚刚插下不久。但是，闽安村的名声不是金灿灿的水稻，而是黝黑的大炮。

我们被地图上和传说之中的闽安村迷住了。“两山如门，一水如线，而闽安镇绾其口”——这个小村庄仿佛从绵延的鼓岭山脉飞奔而下，大咧咧地坐落于江畔，发起脾气真的可以将滔滔江流打一个结。绾者，盘绕系结也。位居要津，古今兵家必争，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这些名将都曾经将闽安村作为军事据点。郑成功清初攻陷闽安村，并且在这里运筹帷幄，抗清复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村庄成为硃在大清王朝牙缝里的一粒砂子。道光三十年，林则徐奏准重修闽安炮台，他老人家即兴赋诗：“天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据说长方形的炮台由三合土夯成，添加糯米糊增加粘性。水泥尚未问世的时候，粘牙的糯米时常被当成建筑材料使用。那些殷实的大户人家修建碉堡，厚厚墙体时常在黄泥之中拌入糯米糊和碎贝壳。这种墙体价格不菲，可是，一家老小的性命比米缸

里的粮食贵重。闽安村这一带江面大约三四百米宽。山顶的炮台上，一门大炮威风凛凛地俯视两岸夹缝之间的窄窄航道。“闽赖其安”，这个小村庄的口气真的如此之大。闽安村自从唐朝开始设巡检司，村庄同时形成行政与商贸中心。钱庄、银楼、米行、酒库以及典当行或者布匹丝绸行星罗棋布，官府设关课税，同时缉私与捕捉海上盗贼。江风拂面，人声鼎沸，商贩和顾客兴致勃勃地讨价还价，一队荷载的士卒招摇过市……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六次曾经将船队泊在闽安村对岸的太平港等候合适的季风。据说他们时常到闽安村招募水手。或许，那个小名三宝的太监曾经前呼后拥地逛过闽安村的每一条街巷。我想知道，一个多大的村庄盛得下如此之多的传奇？

公路左侧山坡上的村落已经历历在目，可是迟迟找不到闽安村的入口。汽车在这一段公路来回打转，如同一艘靠不上码头的船只一次又一次地退到河流中央。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绕到后山，在一个运垃圾的工人指点下进入村庄。村口果然堵住了，路边正在盖起一座钢梁架构的厂房，四处堆放建筑材料，地面一片泥泞。工业社会决定收编这个村子吗？我突然觉得一丝不安。太太已经多次到访闽安村。她的记忆是，每一次似乎都是从不同的入口进村，每一次都发现村庄正在进行各种改造。

当然，几经修葺的迴龙桥还在那儿，桥栏上的石狮、官印、寿桃、宝

奩等石雕还在那儿。石狮子已经面目漫漶，眉眼之间似乎长了些青苔。迴龙桥横跨邢港，又名飞盖桥与沈公桥，据说始建于唐朝。唐朝的桥墩用石块垒成了尖利的锐角，如同水流之中的一排利齿。迴龙桥的桥头是一座齐天大圣庙，庙门紧闭，一对门神画像色彩明丽，孙大圣或许还在庙里午睡。过了桥是玄帝亭，供奉的是玄天上帝。玄天上帝的常规落脚点是湖北的武当山，不知哪一个年代拨冗到闽一游。玄帝亭下的石条凳上坐了几个说说笑笑的妇人，穿着臃肿的棉衣晒太阳。迴龙桥长六七十米，孙大圣与玄天上帝两大神仙共同监管的河面并不算宽，水流平静，河边泊几条木船，滩涂上几丛稀稀落落的茅草。

村庄里狭小的街道仿佛还是当年的格局，路旁古老的双层木板房与各种型号新盖的砖房相互交替，偶尔可以看到一辆摩托车或者电瓶单车。众多电缆横七竖八地跨过街道上空，湛蓝的天空被分割成一个个小方块。据说拐角的那一排双层木板房是当年一家有名的丝绸布行，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临街一间私人牙医诊所穿插于老房子之间，透明的玻璃门后面搁一张安装了各种管道和电线的靠背椅，突兀的景象仿佛有了些科幻的意味。

闽安村的协台衙门已经修复。这是当年的海防中心，管理水师、海关。“协台”是清朝绿营的武官名称，即副总兵。“协台”带领的士卒数千名，相当于现今的一个旅。据说郑成功当年曾经到这个衙门上班，威风凛凛地

发号施令。衙门口口的石狮子神情欢快，居然是清朝石匠留下的作品。衙门是一个大院子，里面矗立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碑。庭院的墙边栽种四棵龙眼树，几片叶子在微风中盘旋着落下来；龙眼树下搁一块多余的盘龙石雕，还有一个椭圆形大石槽，像是当年的饮马槽。厅堂正中一张长案，两侧循例竖着“肃静”、“回避”的牌子；架子上几面旌旗，同时插上一排刀、枪、斧、戟、钺、杖等兵器，显示这是一个军事机构。协台衙门没有多少游人。进门的时候，两个身穿制服的保安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我们。一时之间我有些恍惚：大清士卒的脑门上怎么扣了一顶大盖帽？

协台衙门两侧的厢房辟为展馆。展馆陈列的一批图片展示了闽安村的历史：商贸，海防，闽台交往，如此等等。玻璃窗里一张清代的手绘地图逐一标出山峦、江流、炮台、兵舰、衙门的位置，看起来就像古代小说里的插图。图片表彰的黎鹏举、江继云、钟紫云几位将领均为外地调防的军人，闽安村本乡上榜的英雄是陈明良。1884年中法之间的马江之战爆发。江面的第一波炮击过后，军舰上一些法国士兵分头乘坐四艘汽艇，手擎步枪从鹤滩登陆闽安村。二十五岁的陈明良手持大刀，率领乡亲愤然抗暴。他身中数枪，血流如注，被擒之后壮烈捐躯。闽安村的“普庵楼”即是纪念陈明良。多年以前，我曾经为马江之战撰写了一本著作《马江半小时》。当时收罗各种相关史料，居然遗漏了

这一段情节。几个法国佬悄悄溜出我的视野，流窜到闽安村为非作歹。幸亏有一个陈明良挺身而出，他手中的大刀结结实实地教训了这一帮强盗。

我们在协台衙门附近遇到一棵须发茂密的老榕树，碧绿的叶子嚣张地遮住了半片天空。老榕树的树根如同众多青筋毕现的胳膊，紧紧将一堆石块揽在怀里，犹如一只老母鸡神情警觉地护住一群小鸡崽子。这些是闽安村石头城的残余，三百多丈的城墙就剩下这一堆石块了。当年郑成功离开闽地挥师浙江台州，清廷的福建提督马得功乘虚而入，一举夺回闽安村。为了防范郑成功的反扑，马提督就地取材，搜罗闽安村的花岗岩高筑城墙。城墙沿江展开，每十米设一个炮位。我们肯定是擅长城墙构思的民族，我们用城墙防御来自草原的骑兵，也用城墙防御来自海洋的兵舰。抗日战争前夕，人们拆除了石头城墙，将这些石头沉在闽江口，以期阻止日本军舰的进犯——以暗礁形式构筑另一堵城墙。无论栖身于江底的那些花岗岩哪一天重见天日，老榕树怀里的那些旧部愿意永久地等待。

我们到村里寻访一位相识的文史工作者老杨。询问了多人之后得知，他居住在后村的半山腰。石块垒起的护坡旁边，数十级青石台阶蜿蜒而上，路面洁净得令人生疑。半山腰几幢大宅子，竟然遇不上一个问路的人。我们四处敲门，又喊了几声，老杨才出现在一扇自来水管焊成的防盗门背后。我们被让进书房喝茶聊天，中途

我站起到书架上看了看，居然在角落发现了太太和我的著作。老杨从小生长于闽安村，村庄的历史掌故烂熟于心，发表过许多相关作品。听着他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一直有些异样的感觉——种种故事仿佛浮动在远处。

告辞出门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四周太安静了。老杨的书房仅仅是大宅子的耳房，整幢大宅子阒无人迹，我们的脚步和说话声显得空洞虚浮。站在庭院可以看到，大宅子墙壁龟裂，门板倾斜，一些房间的门框已经垮下来了，长长的蜘蛛网无声地飘拂。墙根堆放的锄头、扁担、畚箕都蒙着灰，显然已多时没有人动过。庭院的石板缝隙与墙头、屋檐冒出了各种翠绿的植物，茂密蓬勃。可以猜测，后村的半山腰上仅有老杨夫妇二人。我询问老杨，夜深人静之际是否有些不适——是否有些恐惧？老杨没有回答，他兴奋地沉浸于自己的陈述，对于这种渺小的问题似乎不屑一顾。

大宅子门口有一片长方形的小空地，四周边缘清晰，光滑如镜的地面铺的是陈年泛黄的大理石，工整的石面仍然完好如初，间隙密实的石缝竟无半根杂草。太太转一圈，好奇地询问它的来历。老杨说，这儿曾经是卫兵的马房，他抬起胳膊指着相邻的另一个大宅子补充说，抗战时那儿曾经是国民党八十师的师部。大宅子大门紧闭，但是，可以从裂开的门缝看到破败的天井、大厅、厢房，空旷的天空寂寥地衬出了风火墙的马鞍形曲线。大宅子里阒无人迹，大约只剩下

若干老鼠、蛇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了。

老杨又指百来米外一幢宅院说，那儿是林述庆的故居。我初时猜想，大约不过一个稍有名望的乡绅，日后才知道是一个大人物。林述庆在福建武备学堂与林森共同创建“革命学生会”，毕业之后入伍，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林述庆率部起义，首克南京，担任江宁临时都督，不久之后担任北伐临淮总司令。这个骁勇的年轻军人很快进入袁世凯的视野。袁世凯授予其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并且召他赴北京任总统府顾问，那年林述庆才三十二岁。进京之后，林述庆对于袁大总统的诸多作为深感不满，他耿直言行也让一大批人深感忌讳。接下来的情节如同一篇古代的惊悚小说：袁世凯授意总统府秘书长设家宴单独宴请林述庆，酒中下了毒药。一番热络的推杯换盏之后返回家中，林述庆七窍出血，拖延了几天仍不治而亡。其妻率子扶棺回闽，入葬闽安村棋盘山麓。我们没有再去看林述庆故居，估计大同小异。

从老杨家门口俯瞰，村庄起伏错落的深灰色瓦顶尽收眼中，间或一棵大树的枝杈顽强地从墙壁与瓦顶的夹缝拱出来，灰蒙蒙地透着几分虚假。远处一所学校，还有一座教堂。夕阳西下，斜晖脉脉，可是，村庄里没有炊烟，没有荷锄的行人和回栏的牛羊，也没有鸡鸣犬吠和各种嘈杂的喧闹。一辆灰色的轿车鬼魅般地闪出阴影，穿过窄窄的路面，又倏忽不见了。我们三个人在半山腰扬起嗓门说话，嘹

亮的声音很快被空落落的村庄吸收进去。老杨报出了一串惊人的数字：闽安村旅居海外的人口，分布的众多国家，令人咋舌的外汇，如此等等，可是，这些数字无法洞穿无形而厚重的寂静。太太不断地插嘴，询问各种细节。她一直认为，这个村庄是一块发烫的地皮，英雄辈出，声名远扬，可是，我觉得当年的气氛已经消散，那些历史故事正在逐渐冷却。村里的人东一络西一群地分散开来，若干去了台湾，若干到了美国，若干分布于澳洲、日本与阿根廷，留在原地的村庄像是一个正在干枯的外壳。

闽安村的鼎盛时期，清朝驻扎的水师分左营与右营，分别镇守邢港的两岸。水师的巡视范围不仅包括大陆的东南沿海，同时三年一换轮戍台湾。他们在台湾的巡防路线是高雄—花莲—钓鱼岛—基隆—淡水—台中—高雄。这些士兵肯定没有想到，那些印满了他们足迹的土地多年之后竟然产生主权的争议。1874年3月，日本借“牡丹社事件”进犯台湾，清廷命沈葆楨率军赴台。沈葆楨性格刚硬，处事果决，他的舰队浩浩荡荡，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最终签订《北京专约》。作为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善后细节，轮戍的闽安水师以及这一次跟随沈葆楨出征的阵亡士兵135具遗骸运回闽安村，葬于虎头山，形成一个墓群，立石碑“义冢”。墓群倚山面水，每圻一个安放遗骸的陶罐，三合土封顶，墓前立一块花岗岩小墓碑，镌刻士兵的籍贯与姓名。墓群纵13行，

横11行，看起来仍然如同一个昂然的士兵方阵。这些士兵的记忆中，台湾的巡防路线始终如一。夜深人静，他们的魂灵或许还会从邢港下水，顺流出海，绕行台湾一周，黎明之前返回虎头山。

离开闽安村回城之后突然想起，忘了到炮台看一看大炮。根据记载，闽安炮台最初配备的是佛郎机大炮。佛郎机大炮明朝自葡萄牙引入。当时的官方文书记载：“西夷善大铳，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佛郎机。”事实上，“佛郎机”是明朝官员对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称呼。当时，两个不可一世的蕞尔小国坐上冒着浓烟的军舰，运用这种威力骇人的大炮丈量偌大的海洋。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与西班牙在里斯本郊外举行一次谈判，两个国家如同切西瓜一样在地球上划一条线，东面归葡萄牙，美洲归西班牙，这些野心勃勃的家伙依赖军舰与大炮描绘自己的霸业蓝图。一次小规模战争之中，明朝军队挫败了葡萄牙军舰的挑衅，并且缴获二十多门佛郎机炮。朝廷立即敦促一批工匠仿制。不长的时间里，明朝军队开始大量配备佛郎机炮，刀斧、弓弩这些冷兵器开始落伍，至于剑术或者拳脚上的功夫只能留给那些热衷于单打独斗的武侠们了。明朝的一场抗日援朝战事之中，佛郎机大炮大显神威，轻松地将平壤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

然而，佛郎机很快被荷兰——当时的另一个海洋大国——手中的前装

滑堂炮超越。荷兰人被称为“红毛夷”，这种大炮则命名为“红夷大炮”。明朝军队仍然从葡萄牙人手里购得若干“红夷大炮”，继而再度仿造。崇祯帝启用德国籍的著名传教士汤若望负责这一项工程。这个虔诚的信徒居然成功地造出二十尊“红夷大炮”，并且在《火攻挈要》一书之中详细记载了制造各种火器的技术。对于汤若望说来，笃信上帝创世与嘘嘘乱飞的炮弹屠杀生灵不存在矛盾，犹如他自己既是明朝军械工程师又是清朝一品大臣不存在矛盾。明朝军队配备“红夷大炮”的首要功绩是大败努尔哈赤的骑兵。那些驰骤于北方大地的骏马在巨雷般的轰鸣和此起彼伏的爆炸之中惊惶失措，溃不成军。努尔哈赤的后代意识到“红夷大炮”的厉害，他们开始如法炮制。一批被俘的汉人工匠乐意效力，皇太极迅速拥有这种大杀器。

他甚至组建了一个火炮部队。当清军可以一字摆开百来门“红夷大炮”轰击城墙的时候，明朝的江山社稷终于彻底垮塌。

回家之后核对若干资料，居然没有找到闽安炮台。一种说法是，闽江口两岸的炮台群统称闽安炮台，另一种说法是，闽安炮台即是现今的亭江炮台。闽安村与亭江镇近在咫尺，如此之短的距离似乎不可能另设炮台。亭江炮台呈半圆形结构，炮台前方一堵半人高的护墙，山巅的主炮台之外，同时还有前沿炮台、临江岸炮台群及山后的弹药库。亭江炮台上摆放了两门锈迹斑斑的“红夷大炮”，据说是几年前修缮的时候从泥土之中发掘出来的。那些厚厚的土层下面是否还找得到当年的佛郎机大炮？不得而知。我们与历史正在互相遗忘。